易象正 八之十

黄石齋經傳九種 十

漢書門 類
八四五六 號
四六 函
六 架
三六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四五六 號
三六 冊
一 架
二七六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456
冊數 36（10）
函號 276 9

Kodak Gray Scal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易象正卷之八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內閣文庫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正曰夬姤洗之卦也萬物齊潔盪滌去穢其律六十有四神明之所取斷也是而猶有忌焉何也即戎之德離乎爲上也說而和用以能通徤而決不用以柔遠揚庭告邑則猶自爲治也或曰施祿居德之適相反何也曰君子自治不以治人厲已不以厲人爵祿之在王庭予之不敢恩奪之不敢怨夫小人而有怒氣畀君子而有德色是皆君子之所甚忌也君子居仁而不居惠居義而不居利居於无所利而不有於爲仁義者詩曰爲謀爲毖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天位天祿係於王庭王者以公於天下君子以奉於王者致謙以居之致恪以受之又何孚號之有乎書曰居寵思危剛不惟畏則可去其夬夬者矣故夬者施祿及天下之象也施祿者不自德厚下者不自宅及其究也爲厚下安宅

初九　夬之大過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正曰壯而往亦豈无咎乎大壯之趾則猶有孚夬之前趾則遂得咎何也大壯而恒

則猶未為過也。夬而大過，則是為過也。夫以五陽決一陰，而猶有不勝，何也。曰棟之撓也。其壯不任。事機未決，而漏言先洩。肖人自防，其柄倒持。往而不勝，又何怪乎。曰是兩利往也。利往以求制勝，何壯之有。曰是无位也。而動已蚤，君子制事，而下人是謀，鮮有不覆者矣。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壯趾而夙夜，何貴之有。

九二 夬之革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正曰。革則有位矣。有位而爪柔，孚惕厲號，天下信之。然且似有憂恤者何也。熠燿行宵，蜉蝣出陰，蚓宁之有小人，循邊庭之有□□。不保其光，但曰夜行而已。君子之治小人，不能使小人絕類，能使小人信志。莫夜之惕號，非曰怨憎，亦以自警也。詩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爵位者，朝廷之于極也。爵位晝明，于極夜勤。雖有伏戎，勿憂之矣。故曰：水炭互勝者，朝廷之大戒也。以知其消長節其蚤莫，則可免於厲矣。

九三 夬之兌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

攸往。

兌亨利貞。

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正曰健而說然猶之健也世未有不獨行而能健者也獨行壯頄其勢必爭麗澤而往衆志乃合故獨行者君子之志麗澤者君子之務也君子合衆以成務致獨以審幾夬夬而行雖未得志天下猶且信之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太王是也夫无獨行之志而欲成麗澤之務道謀牽於下黨議發於上雖曰无慍與壯頄者同敗也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九四 夬之需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正曰夬夬也需不進也夫以夬夬之時進需時之策誰信之乎君子因時相物而動

退而謀其身。進而謀其人。无膚之臀。不可行也。牽羊之策。不可前也。於是而道決進之策。則亦且疑之矣。君子之居德也。爲兌而說。爲凶而待。說而獨行。待而能斷。故以謀則寡失。以動則无悔。若濡有慍。聞言不信。則猶未失斷也。周公出師於畢。龜焦而棄龜陳師於牧。雨至而決戰。周公之獨行也。文王伐密而密下。伐崇而崇降。然且七年。大勲未集。是文王之次且也。文王次且。不以爲怯。周公獨行。不以爲壯。夫亦曰時而已。詩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文王周公之謂也。

九五　夬之大壯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大壯。利貞。

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正曰。夬之大壯。動而震。姑洗之律。彼於太簇。陽蔬怒生。不必滂陰。夬夬之羊。得其所求。於斯時也。贊陽出滯。考神納賓。因其大采。以修日德。則猶之中行也。故莧陸采而蔬圃治。蔬圃治而嘉穀秀。詩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言治小人者也。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言治君子者也。莧陸之賤。不逮小人。其貴不逮君子。庸猥〻材。與時俱榮。夬夬而用之。夬夬而去之。明昭之賜。則必有與者矣。夫以盛明之時。无登庸之業。博碩之薦而試。禴於莧陸者。亦各其宜。有道所不告也。故曰。中行无咎。雖云大壯。則猶之中

行也。以大壯爲中行。則是聖人舍其章佩也。

上六 夬之乾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乾元亨利貞。

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正曰。夬而乾。何凶乎。易之觀夬。與其觀剝也。猶之臨遯。各儆其所終。故天道之長消聖賢所大悲也。君子以是而夬小人。小人亦以是而夬君子矣。故快心之事。君子之所流涕也。无號終凶。鬼神之於小人何讓乎。曰王庭孚號。亦欲不信於天下云耳。君子不以消長聽之天道。不以進退委之國柄。乾乾夕惕。以圖其後。詩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是乾元之所思永也。故孚號者。君子之不獲已也。

䷫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正曰。是兟賓之卦也。兟賓之律。五十餘六不可以損矣。不可以損而益之。益之彌壯故易所不敢取也。然則樂有正聞。姑洗兟賓。猶之陽律也。而為女壯。何也。曰從律則謂之陽律。從卦則謂之陰令矣。君子肅於陰令。以察夏至。謹其起居。無有不恪。節嗜慾。尚澹泊。屏息斂身。以待陰陽之自定。於是而有佚志怠色。則其蕃育不備。賦命苟薄。神人所酬獻不從焉。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君子治其房闥。以棲神明。早服夜息。如御賓客。故姤之女壯。君子有所不取也。不取女壯。而施命誥四方者何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天下如家。安知四方。及其究也。以閉關獨復。

初六 姤之乾

姤。女壯。勿用取女。

乾元亨利貞。

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正曰。金柅。乾也。羸豕。姤也。繫于乾。則姤不為政。孚于姤。則乾不為政矣。楚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問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若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周旋惟道之從。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而吾子欲薦芰以于之。其可乎。故曰。金柅之繫。違而道。羸豕之孚。從而逆。貞吉不往。則近於道者乎。

九二 姤之遯

姤。女壯。勿用取女。

遯。亨。小利貞。

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正曰。包有魚。女子之祭也。女子尸祭。不及賓客。爵弁在門。不顧內廚。記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見女壯而思遯者。夫亦有伊微之心乎。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婦則猶之包魚也。

九三 姤之訟

姤。女壯。勿用取女。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正曰。女壯而知訟。則亦知厲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言夫婦舌之階厲也。君子於訟。以作事謀始。於歸妹以永終知敝。而姤之訟兼之。故次且之行。未爲躑躅也。君子省於內德。足以制義。省於外德。足以制歷嬀婉之交。何國蔑有。包魚以訟其中。羸豕以訟其初。凶厲以訟其終。則亦可以免咎矣。周室之興也。皆以姜任。其替也。皆以驪陁。夫豈姜任之女蒙驪陁之女壯乎。不有女壯。何以敵國。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九四 姤之巽 正變象

姤。女壯。勿用取女。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正曰。女壯而乾孫重巽。申命。婦人為令。故包之有魚。則猶內政也。包之无魚。則是外攻也。艷妻煽於內。卿士應於外。從我公事而舍其蠶織。天下既敗。則從此始矣。詩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故姤而行巽。君子之所惡也。春秋書公及夫人如齊。與夫人歸自齊。孫于齊。是春秋之嚴也。春秋之不獲已也。亦猶之申命施詩。使天下取則焉耳。

九五 姤之鼎

姤。女壯。勿用取女。

鼎。元吉亨。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正曰。瓜易敗也。杞不易敗也。姤賤而鼎貴也。以其子貴其母。以其陽德養其陰節。以其不易敗養其易敗者。故坤之含章。載謙以從其君。姤之含章。載鼎以從其夫。臣道

以得妻道不失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故以樛木而縈葛藟合章之義也君子猶或知之以福履而感君子有隕之道也君子則不之知也君子體道以養萬物使其陽節不既陰節不厖以御臣妾騶從各得其所詩曰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是姤之鼎之謂也

上九　姤之大過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正曰姤之大過過在勿取女者也鹿之感陽麋之感陰時至而角解角解而不交君子遇窮而顛顛而不復遇吝則吝矣失亦其時也何咎之有故大過之滅頂與姤之姤角其義不相遠也時過而過凶與時過而過吝知命者不失其命知性者不失其性周公之誅管蔡不以為罪夷齊之違明時不以為鄙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大過之姤與姤之大過其要无咎一也其胥有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之心乎不然何其詞之危而平也

夬姤二陰之卦也是宜在北政而繫於南政何也三才之等六尺四寸自四尺二寸而入於下際餘二尺二寸以交於頂踝故自乾坤至於剝復二十二卦人身之上際剝復至於損益腑臟之海滙也夬姤而下股膝胐向交於北政故夬姤萃升南北反易三才之等九道之緯於是可別矣故易

者天人之大辨也天地之有夬姤皇王升降男女遷化世運不齊皆繇此出以夬姤而別下際以剝復而別中身兩濟乾坤頂踝始終規而圓之一南一北日月出入鬼神所行十有三萬一千六百餘里經緯陰陽上下終始蓋亦猶是矣故剝復夬姤聖人所以命鬼神而別天地也

序卦傳曰益而不已必夬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雜卦傳曰姤遇也剛遇柔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是皆爲長夏之會也唐武德甲申始人夬限是歲六月慶州楊文幹受甲於建成欲圖秦王元武門之亂則搆於此也又明年丙戌秦王殺建文元吉乃即帝位上皇讓居北宮故爲王季與泰伯子臧之難也以魏徵輔建成以王珪教魏王泰而皆有市心豈時會使然抑人謀之紬乎太宗既納馬周之言

置酒未央奉觴上壽頡利起舞馮智戴詠詩眞古今一時也而內不能監元武之事使青雀投懷承乾賈禍猶外後靈州之役遠勤安市之師故爲帝王而欲絕慾以談仁義非堯禹不能矣甲寅之距甲申正三十年夬姤中交而才人武氏始爲昭儀放武氏入宮在貞觀丁酉十二年十月時方十四距永徽甲寅又十八年姤女已壯而施諸四方夫古人亦已及此乎疑似之形殺李君羨故讖緯之書君子之所絕口也雄奴柔情恐不克終之文皇之言不爲智而天鼓其波木沴屢作在廷諸臣無一人議其始者及雌形既變厥黎已翻乃叩頭泣血以明不可使李勣義府敬宗三人者推刃諸李幾滅唐宗豈不哀乎丙辰顯慶而後尚三十餘年包魚蠲豕併發其毒酖廢三子殺十二王朝士破滅者幾數千家雖以狄仁傑婁師德之流亦含垢忍恥待

盡而已。談者以春秋姜氏。不去夫人。謂臣无挾君。以子去母之理。正當委曲以奉。雖孤栖遲而觀敝笱。嗚呼過矣。夫使文姜覆魯之宗。敬嬴絶文之祀。卽三家諸子。亦有起而殉之者。必以季孫行父公子遂爲百世之模。亦不違於類矣。夫亦束於權勢。偷日視陰。无錄從聖賢。問其沐浴也。

䷬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正曰。澤上有地。其象修文。地上有澤。其象修武。何也。澤上有地。則澤在地中。百流歸之。人臨其上。以爲教思容保。文德出焉。盛明之時也。地上有澤。則澤冒於地。百流泛濫。人萃其間。以爲戎器不虞。武事出焉。憂危之時也。憂危之時。而爲假廟用牲。何也。是猶之明盛也。夫衆所聚。不得禮樂。必有戈矛。故羽籥干戚。兩者相爲救也。詩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是猶之盛明也。而韎韐鞞琫。及於君子。故俎豆軍旅。二者亦相爲用也。及其究也。爲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德。

初六萃之隨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正曰。萃而隨。雖不為亂。其道足以亂矣。是非有終孚也。號笑焉耳。君子獨往不隨。丈夫獨行不隨小子。萃而隨人。何為者乎。故號者喪志之事。往者正行之道也。春秋之會盟。何歲蔑有。其孚而尋之。皆不終也。其號而隨之。皆亂也。魯僖公不服於齊。與衛莒盟於洮。又盟於向。齊人來伐。臧文仲病焉。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展禽以膏沐犒師。齊侯問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曰。何恃。曰。恃二先君之職業。昔成王命我文公及齊太公。曰爾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恃此不恐。齊魯乃平。夫僖公則可謂亂隨也。文仲則可為號萃也。展喜則可謂勿恤而往也。夫無獨往之志。而以亂隨人者。是大衆所為握笑也。

六二萃之困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正曰萃而困困衆志乃固薄物以祭猶可以福故衆困引吉難以爲信也而大人終信之者憂患同恤衆人之道急病讓夷君子之務也魯饑文仲請糴於齊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乃以鬯圭及玉磬如齊告糴魯人賴之稱之曰智故引吉之義未爲選事也衆志所在吾因而從之雖困不殆禴祭之與大牲亦異物而同用也若臧文仲者利用禴矣

六三 萃之咸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咸亨利貞取女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正曰无咎而又何吝乎謂其與衆同義也衆應而衆應合志於陰無復正助或告之既難則相視與歎以是爲吉凶同患者是龜蓍所不與也故大牲禴祭大人之所貴也號呼咨嗟則小人之事也大人將動既難且作智不足以慮遠義不足以用衆而

泛泛焉與衆人同志者。若溴梁虎牢翟泉之會皆是也。雖云无咎。吝必從之。詩曰。許人尤之。衆稺且狂。其萃之戚之謂乎。

九四 萃之比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正曰。萃之必有比。訖也。比猶有不寧之虞焉。比於上而得其信。比於下而得其類。則是大吉也。情僞相攻。好惡相疇。琴瑟之專一。水水之相濟。則未之聽食也。夫當衆萃之時。大臣比附。以行威福。下有得衆之疑。上有震主之嫌。天子孤立。羣下不親。則亂矣。萃而比。則猶之從王也。從王而吉。何咎之有。吉日之詩曰。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車攻之詩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夫是則萃之比者也。後夫之凶。其轅濤塗之謂乎。抑鄭伯首止之謂也。

九五 萃之豫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豫。利建侯行師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正曰。萃有位。何謂也。天子無故。以王人會於諸侯。諸侯有事會盟。而不朝於天子。故春秋無義戰。則亦無義會也。北杏陽穀之會皆是也。葵丘之賜胙。陽樊之請隧。或貞或悔。則亦其志也。然且天下不信之者。古者天子受命。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朝于天子。乃自相朝也。天子有事於羣后。命侯伯致討。錫以弓矢。事成而獻於天子。侯伯專征。不得自相命也。故萃者天子之事。豫者侯伯之道也。天子有命建侯行師。以討不庭。而征不服。則无所事萃。諸侯伯而謀之。諸侯伯自相萃而謀行師。則无所事請命於天子。故萃之豫。非所彰信於天下也。大德而永貞。猶可以伯否則以疆臣盟會。自教其下也。故比之原筮。豫之元永貞。萃之四五。皆用之。是天子諸侯之互相取也。救許城邢立衛。猶庶及此也。

上六 萃之否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正曰。萃咸之嗟。如尚有小吝。萃否之涕洟。以爲无咎。何也。夫亦其時也。知人之難。古帝斬之。災眚之著。不虞間發。萃而得否。上下動色。大衆齎嗟。神將與謀。故萃而謀泰。飲食宴樂。則是不可爲也。萃而謀否。齎咨涕洟。則是可爲也。抑戒之詩曰。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掃廷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故如衛武公。則可謂知萃之否者矣。渉隨乎丘之會。則亦不足以諱也。

䷭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正曰。升猶似有恤者。何也。根伏於地。陰揜於上。二陽并進。利在不蔽。故似有恤也。君子患德之不積。不患不在高位。樹蓺拱把不見其益。有時而長。故考德論業。稽古逹務。君子所爲高大也。説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夫以家邦之親長爲四海之敬愛。非積學而能之乎。君陳曰。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其諸升之謂歟。夫以繼長爲志。以下位爲恥。負小人之事也。故升者順德用積。不見其益。惟天惟喬。日月邁征。及其究也。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六　升之泰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泰。小往大來。吉亨。

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正曰。升而泰。允升大吉。勿問之矣。泰之麗於乾坤。未有不利者也。而升與大畜。其著者矣。日臨之。有憂。何也。憂夫已大者也。天地之否泰。託於人。不託於時。君子稟征。小人屏跡。則是道泰也。廿言ㄇ謂。長民日驕。則是道憂也。升之初六。陰動而從陽。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是當元愷之時也。至於八士而僅乃再値。夫逢是時而後言升。不亦已鄰乎。

六二　升之謙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謙。亨。君子有終。

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正曰。升而謙。位高而下人。善世而不伐。益流福。好之所歸也。詩曰。雖無旨酒。雖無嘉殽。雖無德與女。姿嬰季孫行父。趙衰范燮。皆用之矣。故禴者。神明之所繇通也。孚而用禴。衆志以格。神道以得。三讓而升堂。百拜而受享。夫豈爲福。且免咎而已。故曰致

讓存位。非德之至者也。孚禴則庶乎可也。

九三　升之師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正曰。升而得師。衆志以歸。爲禮則有節。爲度則有制。崇高以爲志。容蓄以爲量。是亦大人之道也。故虛者。邑之聚丘也。升虛而萃羣動喙然。以觀衆則得其辨。以用衆則得其利。伊尹之升陑。衛侯之望楚。則亦丈人之義也。君子不恥下位。而恥其德之不足以辨物。不樂高位。而樂其道之足以濟衆。升而師。則亦庶乎當位矣。當位而計。何疑之有。

六四　升之恒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正曰。升而恒。未失常也。君子順德。案也不失。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荒則用升也。康則用恒也。以十五王之德。服事五十年。亦可謂恒矣。岐山之亨

未爲不順也君子守其順德以俟天命拘綮之窮不以爲戚弓矢之錫不以爲寵詩日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文日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夫以文王之德而一日不回再日不回則用亨西山而僅得无咎何爲過乎故以庸人之德而趨非常之福亦鬼神之所惡也

六五 升之井變正象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貞吉升階

象日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正日升之井猶似有恤也而大得志何也日泉動於下而澤升於上雖繘羸而井德不喪故井德者百世之務羸瓶者一朝之患也君子患受德之无地不患受福之有失汲井以爲養升階以敎讓故小人樂其利君子樂其志詩日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行潦且然而况於井德乎故勞民勸相有位者之敬事也

上六 升之蠱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正曰。物消於晝。而長於夜。日夜相息。而後不息者見焉。草木冥升。則各有極也。聖人以其不息。綿其相息者。以其有極而引於无極。亦曰幹蠱貞甲而已。先甲後甲。晝夜所以不息也。詩曰。天生烝民。其命靡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抑戒之詩曰。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故蠱之利冥升之利貞。性命之義也。體升以幹蠱。體貞以幹冥。積德之致也。夫不有道德而談性命於消息之故。不已淵乎。

萃升。二陽之卦也。是宜在南政。而繫於北政。南北別繫。是則視於夬姤矣。故南北二十有四。夬姤北來。而居其際。北政二十有四。萃升南來。而居其際。夬姤萃升。天地之大別也。人身體竪。竪而別之。三際不等。天地體圜。分其重卦。三際各二十四。故夬姤萃升。別其離次。而日月出入。陰陽之道。槃可識矣。體竪頂踝。交於咸恒。體圜腑臟。結於兩濟。圜倚異用。而經緯如一。兩極之間爲天地心。日月距極。各六十七。每卦歲歷亦於此出。故曰升降遷化。命歷之義。亦分著於此也。

序卦傳曰。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是何謂也。曰亦各其遇而已。是猶未出姤也長壽延載之間。歲在癸巳。是安金藏剖心之歲也。又五載。戊戌。廬陵王始還東都。辛丑還東宮。乙巳正月。乃誅易之昌宗。冬十一月武曌乃卒。以一嫠雉。濁亂朝廷者。五十年。狄婁姚魏。皆爲宰相。俯仰其間。及武曌暮年。思子發夢。乃徐出數言。續安蘇之後。可恥也。魏元忠手狀敬業。流涕凶門。釀韋氏之亂。揚三思之灰。而猶數騰輔頰。以居懋名。亦可哀也。觀於景龍景雲之事。戎

器不虞。信難除矣。相王不監元武門之亂。螢授元宗。使太平亂行。致有登樓之變。元宗又不監後漢之亂。輕用內侍。使力士擅權。遂開觀軍容之漸。自元年癸丑。至丁丑二十四年。諸賢謝事。李林甫牛仙客爲政。遂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以寵惠妃。又五年甲申。以安祿山節度范陽。明年是謂新臺之詩。又七八年。林甫乃死。國忠用事。又四年乙未。悉以蕃將代漢將。而祿山遂反。論者以祿山之反。國忠趣之。國忠不趣。山寧不反。不除不戚。戚欒乃大。且以謂男戎之亂。細於女戎之亂也乎。丙申。祿山僭號。陷長安。天子從駕於扶風。太子即位於靈武。自鄭汜翟泉之後。无有也。天子至鳳翔。乃遣使祀張九齡。劉生曰。樊豐敗而後祀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竇。逵木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思之晚矣。然亦未爲晚也。幸而鬼神害淫。祿山思明數年之間。俱有子禍。上皇還蜀。居興慶宮。御樓瞻眺。李輔國因之。遂鼓唇舌。執遷西宮。憂生倉卒。蓋自元武門。承天樓。興慶宮之事。三變矣。然且不至於簒弑。夫謂夫姤萃升。亦獲乾坤之用乎。乾坤之擁女禍。其敗如此也。乾主而坤臣。乾外而坤內。互相取也。

䷮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正曰。澤无水。何也。水滙於澤。則謂之澤。澤決於水。則不謂之水也。澤決而水道。赴壑之智。勇於蹈險。君子以謂之致命。小人以謂之尚口。故言不見信。君子之所謂困也君子畜德於中。不言於外。淺深莫測。清濁莫分。无所利於人。而天下信之。畜義於中。揚聲於外。獨行不疑。獨言不違。无所利於身。而天下疑之。故天下之得其理義者鮮也。詩曰。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夫是則可謂困矣。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夫是則可謂不失其所矣。困而不失其所。雖有危言。何畏之乎。然則致命遂志。何取之滿澤也。曰。盛水則无澤。盛澤則无水。遂命則不見志。遂志則不見命。殺身成仁。或為之殺人媚人則不為矣。其究也為剛鹵。死敗折獄。

初六困之兌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兌。亨。利貞。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正曰。險而說。則是說險也。困初而剛動。不信而言。則衆以為樂。亂矣。世有樂亂之言无有乎源。不可恃。流不可迅。上兌不塞。下兌立決。故當初用之時。雖有麗澤君子猶以為不可也。何也。講習之言。亦大人所不事也。世而猶信麗澤之言。則君子之免於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困也久矣。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故臀木入谷君子有所未免也

九二 困之萃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正曰困于酒食用衆之義也朱紱方來假廟之致也利用亨祀大人之貞也征凶无咎不言之信也大有方來之福而有征凶之嫌何爲者乎由而得衆爲上之所惡也上之惡下專其名下之違上分其情朱紱方來則未可知也臀木入谷則未可避也以不信之言往嘗於上則上以爲動衆造譖療君者矣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用此道也鬼神聽之矣。

六三 困之大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不祥也

正曰困而棟撓棟撓而往何之乎君子當困有所不避也非所困而困則有所不爲也困之亡過已過矣而猶且往則是樂禍也古有樂禍而往者无有乎无侯之事是也君子正命以致其命正志以遂其志匪正之眚則猶之无妄委身以俟之然且君子无所懼悶也

九四　困之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正曰金車徐徐坎未滿也吝有終心行尚也天下之可信者其維心乎習坎之言心易之所貴也君子當阨不求速去待命不求速至盈科而得其漸滿節而得其候雖有違言久而必從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如東山則可謂困於金車者矣

九五　困之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川祭祀。受福也。

正曰。是困之解。蒍物中折。罪過之所繇免也。罪過之生。始於爵祿。赤紱之與劓刖。互相牽也。赤紱不去。劓刖不說。夫欲不去其赤紱而說其劓刖。此豈一日之誠。而能之乎。故澤水之決竭而困。雷雨之合集而解。史巫以通之。神明以將之。以爲是得於祭祀者。而聖人猶以是中直之爲。夫神明則中直之準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是小明詩人。所求說於祭祀也。

上六 困之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正曰。困而訟。則何當之有乎。夫訟者所以爲悔也。世未有困而不訟。訟而不悔者也。葛藟臲卼。皆生於訟。訟窒惕中。則臲卼可安。葛藟可去矣。然則困可以不訟乎。曰。已困矣。又何訟乎。使訟而見信。則不如不訟之信也。中世子曰。敬賢於請。詩曰。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猶未能至於無訟也。

䷯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正曰。觀於井。而知養民之勸也。井之閲瓶多矣。然而繘者不疑。羸者无怨。謂瓶可改而井不可改也。君子爲憲布於象魏。時事掖或違。而更令易人。不爲怪者。亦主於誘勸助而已矣。故譴於川人。慎於用法。君子之志也。用人而不終。用法而變更。君子不獲已也。君子之敬慎。不敬慎於瓶。而敬慎於繘之者。故觀於繘井羸瓶。而後知懼也。伊訓曰。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夫以勞民勸相。而不慎於使令奔走之臣。於以莅歎。豈有極乎。詩曰。微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夫勞勸之不至者也。故井者勸勞之象也。井不廢。釁情不廢法。其究也。爲明罰勑法。

初六 井之需 需正變象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正曰。夫務於人者。不仰於天。足於己者。不待於物。水木之用。而雲雷之需。以待其時。其[illegible]幾何。故甁者井之禽也。泥下時舍。不甃不渫。則州里棄之矣。雖有羸甁。不復集之。君子養人。時修其憲。强則抑之。弱則幹之。臯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不食无禽。則是棄井也。以養民之時。而待棄井之功。不如號籲以仰之雲雨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言夫成憲之不省者也。

九二　井之蹇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甁。凶

蹇利西南。不利　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正曰。谷射甕敝。非蹇而何。故井者。所以修政也。蹇者。所以修德也。以德修政。故養者得其地。難者得所濟。蹇而方難。則必有旁漏四射。不任其事者矣。上不修德。下不任事。故多勞而鮮功。屢勸而罔濟。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谷之射鮒。而甕之敝漏也。

九三　井之坎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甁。凶。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正曰。井有坎。萬物之所就養也。養賢及民惟心而已。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君子以養賢爲心。使教事有習。德行有常。則明照之賜。與天下共受之矣。渫者井也。汲者繘也。繘腐井深。谷射甕敝。雖有行人洞酌莫從。故上不求賢。下不貢士。王者所致辟也。天下之不祥。則莫大於蔽賢者矣。舜舉十六族。而升於大位。季孫行父逐一莒僕。而五世食福焉。王明並受。何疑之乎。冏政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是可以教汲者矣。

六四　井之大過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正曰。井而大過。有過於羸瓶者矣。羸瓶射鮒。井敝必修。修故疆界之辨。溝洫之設。明王之所致力也。君子之於養人。有過其事。倍其力。而猶爲之者。若井谷而甃之。是也。古者徹田。徹田而後井之。井久必敝。敝必復修之。修之不復。而後以爲阡陌魚肱。以爲

阡陌魚肶。而後量之。均之𫝑必不復。故先王之法。一敝不修。必以所養人者害人。是則井井之過。而修井者之過也。故廢官舊職。先王之所審舉也。以爲天廢而去之。必有人毀。書曰。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夫爿改井之過。而不修井之過也。

九五　井之升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正曰。井而升。賢人得時。汔繘有功。夫當冰堅之候。澗谷沍陰。水泉不鳴。而井獨以是薦其寒泉。使喪者有所得。惻者可以食。夫非汔繘之能而誰乎。齊得夷吾於叔牙。秦得繇余於蹇叔。楚得叔敖於子文。皆非井之能。而繘之能也。伊訓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夫後人之思俊彥。有若先王之勤者乎。故曰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是先王所爲勞勸也。

上六　井之升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正曰。井道之成。則莫如巽矣。井之羸瓶。則不巽之故也。下民之情。難於慮始。而可與樂成。井方渫而幕之。過者心惻。已汲而普之。行者共孚。故人主得一善人。行一善事。未嘗不與衆共其福也。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從民所好。天下亦好之。從民所惡。天下亦惡之。三詩所稱。豈弟樂只。无不從民者。則井而巽之謂也。

困與井。三陽之卦也。從於南政。蓋自夬姤萃升。離次而外。復依其常。所以別經緯之素也。文自咸恒損益而來。於是三舍。陰陽相從。各以其倫。困井之義。爲物已極。而後天地變化、帝王鼎革、又從川姤矣。序卦傳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是何義也。曰是亦近於道者也。易之爲君子慮也。憂以深。其於陰陽。常嗟其往復。若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益而不已必決。是也。居室之盛。至開元極矣。其爲旣亦備古所希有。肅宗庚子。上皇既入西内。壬寅遂崩。肅宗亦崩。李輔國遂弑張后。及越王係。代宗即位。輔國已死。然亦稱中書令。博陸王。自童貫以前僅有之也。代宗初年。聽僕固懷恩之策。以河北諸州付薛嵩、田承嗣、李懷僊。三賊帥而河北遂以不復。自是節使留後。紛紛相授矣。癸卯初年。吐蕃入寇。郎用播遷。元振夕放。朝恩晨寵。以爲李郭之才。不及魚程者。而又使元載剛擅其後。舍客八年。乃克一決。終代宗十四載之内。无聞焉。德宗庚申六月。遂築奉天城。以建元之歲。爲尾遯

之謀。諸節度漸尋干戈。不三年。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朱泚迫長安。李希烈僭號。李懷光叛去。天子自奉天。再奔梁州。艱難崎嶇。而猶不知盧杞之奸。盧杞死而裴延齡用。白志貞竄。而竇文場霍仙鳴用。瓊林大盈散。而進奉宮市開。賴李晟馬燧之力。以克還都邑。於李泌陸贄之言。未有所省改也。困曰。有言不信。以徽纆爲朱紱。蒺藜爲金車。雖興元詔書。亦何以信於天下。順宗嬰疾。无足紀者。憲宗之朝。有李絳裴垍李藩諸賢。皆識大體。通時務。裴度繼之。廓清淮蔡。於是李師道奉表納質。王承宗復獻二州。曾不一年。驕侈生心。皇甫鎛程异以市井俗吏。躐居中書。裴度屢疏而上指爲朋黨。唐之朋黨皆自憲宗右鎛异始也。而論者以爲始於牛李對策過矣憲宗旣崩。方鎮又亂。藩鎮之亂。蓋自代宗初年。終於憲宗末載。而稍一蘇。裴度疏云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亦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危哉是言也。微裴公。必以是謗上居功者矣。大人維心。有言不信。裴度亦有焉。庚午辛未。李懷光反。上奔梁州。是困井之中爻也。以用序溯之。在漸歸之候。故睽家歸漸。夬姤萃升。與唐室相終始也。然則謂井困者何也。是體卦圖序也。下經之辨。四者乾坤晉得遯夬首之以咸。唐得姤萃。究之以困。至於鼎革。又自一限而唐祚訖終。然則憲宗之綦崩。无治之者乎。曰當時不治之。則後世亦无得而治之也。

易象正　卷八　三

易象正卷之八終

易象正卷之九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正曰。革以治歷明時。何也。曰。水火者。天地之大用也。日月星辰。統於水火。水火相澹。天地之所取鑑也。其用巳日何也。易之尚柔也。甲己乃合。其用十五。宵旦之中星。四十五日。而更次可別矣。然則睽不同行。而革不相得。何也。曰。睽行。而革居也。是小畢所數實命也。天道之與存於治歷。人事之與在於居室。然則湯武革命。何也。曰。是天人之總也。水火變動。而王者更政。曰。更政之與革命。則必有別矣。兩濟未終。澤火相湛而遽曰革命。何也。王者允百世之運。千年之歷。道衰而遷。時過而化。雖王者不能自挽焉。自咸恒以來。三際。八百一十九歲雖有永歷。則亦已革矣。書曰。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厥中。夫聖人則亦稽之歷數也曰是爲準乎。夏四殷六。而各有損益。繼周而往。則不可知也。曰觀其盛衰損益。則備可知矣。然則敬致乎昳之非爲農務乎。曰是爲農務也。爲農務而及於革政革命。何也。曰。君子之學也。有取之天道者。有取之人事者。夫以禪代征誅。爲異於東作西成之事者。君子之治。非天聖人之治也。天聖人之治。其視革政革命。猶黍稌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銍或鎛也。乾坤之治。二百七十三年。而交於泰否。又三十九年。而中交當事。凡三百一十一年。不有大夫竊政。則有強諸侯方命。天子以之失其大柄。泰否之治。二百七十三年。而盡於隨蠱。還三十三年。二百四十。而初交當事。凡二百四十二年。不有暴主勃興。則必有寇攘爲政。天下以之改玉改姓。隨蠱之治。二百有四年而交於剝復。又三十九年。而中交當事。凡二百四十三年。而戚畹爲政。不有女主稱制。則必有外戚奸命。剝復之治。交於頤大過。百三十六年。而閹宦用事。又六十八年而盜賊四起。強臣從之。以爲縱橫。復從是

始咸恒而下。凡五六際。三百八十四年。交中交終。每三十三四年。而口狄寇攘。亂子賊臣。以亂爲餌。故生於其時。有伊呂之任湯武之義。起而撥亂反正。雖天地不以爲不順。堯舜不以爲不韙也。故時者。天地聖人之所共游也。八體八交。八際八中。四災四方。聖人不能避之。聖人所恃者。兩京以剛柔。九德以齊陰陽。先而合符。後而不違。若是而已。然則澤中有火。之果何義也曰。言大金之從革者也。五運之革。金爲其始。四九。三百六十年。九六七八。互相爲合各自三十五。九乘十五。亦百三十五。參而舉之。四百有九。火灼具中。二十有七。潤下炎上。曲直稼穡。進退損益。各以從革爲師始也。君子惡夫主亂。而以緯爲經。不惡夫主治。而以經爲緯。然則是可爲德行乎。曰明治順應。焉在而非德行也。堯舜湯武。則猶是五德之主也。故澤中有火。治曆明時之象也。觀星於水。明而後蒙。觀天於史。蒙而徐理。及其究也。爲果行育德。

初九　革之咸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咸。亨利貞。取女吉。

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正曰。革之咸。利貞而虛。則是不可以有爲也。方革之初。時物未動。天道向晦。日在星紀。家人爲政。不及於國。故剛而柔用之。稱義以仁。繼勇以智。堅鞏之义。而與撲之試是文王之始事也。然則相土公劉之皆有事。何也。曰是未進於革也。荒度遷國。受命

於君。而成之於家。亦猶之取女焉耳。故取女之吉。革者之所未試也。是亦天地之下際也。

六二　革之夬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illegible]日[illegible]自革矣。不[illegible]即戎。[illegible]曰征吉何[illegible]也。[illegible]日也。六二[illegible]應。[illegible]而光。以用天下。不失臣節。弓矢斧鉞。猶是三庭之事也。詩曰。築城伊洫。作豐伊匹。非棘其欲。遹追來孝。文王之告邑也。無陟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文王之攸往也。文王无革命之事。而有受命之功。无觀兵之心。而有即戎之事。然且往而獲吉動必无咎。夫非聖人而能之乎。

九三　革之隨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隨。元亨利貞。无咎。

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正曰革之隨時可以革矣是皆有乾德也然且不時不革故革道之難成也金在於上火在於下用力不倍體質不變革之隨火而益以木則其執必革矣故革之與鼎相倚爲用困之與井相緣爲體二者家人之所成務也王者致祀朝夕嶽瀆自卿大夫而下及於井竈各省其象以致養萬物隨而變化鼓舞不倦夫无三就之言而希一革之效猶以灼火而灸巨鑊其无當也審矣詩曰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言夫革而將就者也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言夫革而未就者也革之去故難言矣哉

九四　革之既濟變正象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正曰改命言夫從革者也金從於澤革而既濟則猶之澤也然而已革矣故謂之改命言革而既濟者也夫既濟則猶未當位也而謂之改命何也曰以言其道則天人皆應矣然則文考之受命亦遂改玉乎曰是猶之改命也三誓之稱文考則猶未王也未王而稱曾孫告於名山大川何也曰是武成之詞也柴望而大告以命庶邦家君以暨百工故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之未改命亦猶太王王季之未改命也而猶皆王之故曰以言其道則天人皆應矣然則楚之改命也孰亂之曰楚則自亂非夫周亂之也然且以爲亂命故

之所愼也。改命者聖人

九五 革之豐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正曰。夫以文德。而成武功。非大人而能之乎。龍見之大人。於是則未有優劣也。夫是則剛日也。而曰未占。何也。曰陽德之用。而陰德之制。三甲三庚。則俱自此始也。豐亨之憂。勿問之矣。然則文王之於崇密。大禹之於有苗。亦无所優劣乎。曰三旬之格。因豐之降。亦何所優劣之有。然則湯武之於黃虞。其猶之乾革歟。乾革之有德威。天地之大用也。大火之爲明堂。降婁之爲世室。天地皆用之。然而天地卒不以是易次。

上六 革之同人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正曰。易之爲道。五行各兩。震離皆火也。乾兌皆金也。革之九三。以震火而革兌金。三

就乃乎。革之上六。以離火而革乾金。革面而已。故甚哉革道之難也。以鳴條之勳。而退有慙德。以妹土之監。而屢遡不靖。多士曰。爾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然則周公其猶之豹變歟。曰多士則猶之商金也。然則保衡之於周公。亦有優劣歟。曰夏德世衰也。殷德世盛也。受罪浮桀。武德光湯。繇是而推。伊周之文。槩可知矣。

䷱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曰。東南者。火木之交也。鬼神之正向。在於東南。人生之資用。永處其七。木巽於水。以出水。謂之井。木巽於火。以納火。謂之鼎井鼎兩者。以前民用。然而井不如鼎之貴也。鼎巽而耳目聰明。用專而位尊。家人。竈也。鼎之託於家人。猶子之託於妾也。甚矣易之細也。震亦稱木。而雷火宅焉。屯與噬嗑。聖人用之以平獄市。不用之以理家政故聖人之治家國。則必自鼎始矣。下巽而上明。剛柔交而適。變熟而薦薪。則必繇此也。詩曰。維筐及筥。維錡及釜。內子之治也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天子之治也。故正位凝命。取象於鼎。鼎者貴足而尊耳。貴體而尊用。鬼神所依。接於乾坤。其究也以經綸

初六。鼎之大有

鼎元吉亨。

大有元亨。

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正曰。是兩元亨也。道未有貴於此者也。以其在下。而謂之趾。謂之妾。然而位命係焉賤爲貴基。下爲高柄。世未有生而貴者也。必顛趾以去故。得子以取新。揚休凝命。則必始於此矣。夫休命之事。而可使妾子與之乎。曰。其象也。言大棄賤而取貴者也。舍其舊餌。而薦其新烹。則聖賢樂從。然則毋以予貴道歟。曰。道也。有元子則趾不顛。无元子。則趾顛。顛趾而得元子。亦天所上祐也。

九二。鼎之旅

鼎元吉亨。

旅小亨。旅貞吉。

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正曰。鼎而旅。則亦不處矣。耳足以聽。足足以遷。而守其故處。不遠不舉。則是怨主也申生之將伐霍。士蔿謂申生曰。太子不得立矣。克與不克。無所避辠。與其不入。不如迯之。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夫申生則无所迯疾也。及重耳出亡。至於柏谷。卜適齊楚

狐偃曰。無卜焉。齊楚遠而望奢。道遠難通
望奢難及。不如翟也。夫翟近晉而不通。愚
陋而多怨。可以寓惡。可以共憂。今若休憂
於翟。以觀諸侯。其無不成。乃遂之翟也。明
年夷吾亦欲奔翟。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
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
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吾親也。驪姬懼秦
必將求于。故重耳之奔翟。夷吾之奔梁。則
皆慎所之也。然而夷吾不如重耳之實也
夷吾愛國。重耳仁親。愛國者圖聚。仁親者
乘年。故曰。夷吾不
如重耳之實也。

九三　鼎之未濟

鼎元吉亨。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正曰。鼎之未濟。尚可以濟也。公子重耳。在
翟十二年矣。乃適齊楚。乞食於五鹿。困於
衛。辱於曹。危於鄭。去於齊楚。乃始入秦。秦
者。晉之雉膏也。重耳不先主秦。秦之不先
置重耳。鼎耳之革塞也。重耳之終主秦。秦
之終置重耳。方雨之虧悔也。齊桓將沒。秦
穆乃覇。九年之動。晉文嗣興。是皆天也。惠
懷之不終。誰實尸之。國人之誦曰。威兮懷
兮。各聚所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
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
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故小狐濡
尾。惠懷之事。雨虧終吉。重耳之道也。

九四　鼎之蠱

鼎。元吉亨。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正曰。鼎之蠱。鼎新而蠱壞也。物有取新之得壞者。无有乎。先甲之辛。後甲之丁。亦古人之所兼取也。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世亦有樂用新器而敗者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無怨無惡。率繇羣匹。以新人而操新法。以新法而恣新令。先後失宜。涉險而圖之。其不覆餗者幾乎。故覆餗有凶。非獨鼎足之咎。而主鼎足者之咎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夫以覆餗而咎鼎足。不如以典刑而幹物蠱之常也。故觀於蠱。脩鼎折之間。而先王所用人政。蓋可知矣。

九五 鼎之姤

鼎。元吉亨。

姤。女壯。勿用取女。

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正曰。鼎之姤。鼎有所遇。實動於中而行有所之。夫非以養聖賢。則在郊祀之前矣。夫世之爲亨飪來者。不皆聖賢也。以利祿養人。則利祿之士從之。君子之爲鼎鉉。精質以堅。以舉百物。不失其任。以變百物。不失其節。故爲上則耳不革。爲下則足不折。上

不騎而下。不詣。則亦此道也。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夫以鼎之時。而有歆羨畔援之心。其去折足幾何。故黃耳金鉉。鼎所致其貞令也。

上九　鼎之恒

鼎元吉亨。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正曰。金鉉鼎之所爲質也。玉鉉鼎之所爲文也。天道之革。一文一質。質濟以文。虎豹金玉。遞爲令也。故鼎而有所遇。則必金鉉矣。金鉉屢遷。不失其始、鼎而存其恒。則必玉鉉矣、玉鉉成之。不失其常。故繭栗之用玉鉉之貴。牲醴之設。黃耳之致。天地之於聖賢。交相致也。故曰。質極而文。文極反質非天地聖賢。所共爲令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淇澳之詩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夫非質有文武之主。而能如此乎。

革鼎。二陰之卦也。繫於北。孜自夬姤萃升南北互反。故爲困井以調之。調之而後鼎革乃著矣。自屯蒙至鼎革。二十四卦。而後對化相遇。然則亦有不假二十四限。而遇者乎。无之。需訟之於晉明夷。已遠矣。十六限而已交。故鼎革之歷。君子之所不治也其不治何也。湯武値之。而得湯武。莽操治之而得莽操。裕溫治之。而得裕溫。則是君子可以不治也。夫不日歷數執中。舜禹常治之乎。舜禹之事。三千年不得一遇也。君子謹其近者。以歩其遠者。然則治歷明時

何也。曰行藏隱現之所從稟也。堯舜不可遇。湯武不可事。樂而行之。憂而違之。幸而當其中持。扶危扶傾。則賢者之務也。不幸而値其末際。雲泉巖石。足以自老。麟鳳之趾。胡爲乎來哉。然則大際之潤。或數百年近者六七十載。人生上壽。不過百歲。安取而量之。曰皆於其中際也。而見夫一丈之木。不足以植八尺之表者乎。

序卦傳曰。井道不可以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或授之以鼎。敬宗二年丙午冬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弑上於內堂。立絳王悟。宦官王守澄又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明年丁未。則革之初限也。文宗初立。內憤宦官。與宋申錫謀清禁闈。謀泄而申錫坐誅。諸閹愈肆。李訓鄭注起於布衣依守澄。以誅陳宏志。又附仇士良。以誅王守澄。甘露之變。使二相駢首南衙。屏息以聽北司。劉從諫再疏。天子賴以自彊。龍紀大順之際。備兆於此矣。文宗旣崩。成美坐廢。武宗以英毅之姿。乘權三載。未敢去仇士良。然用李德裕。討昭德。鎭撫河北。不用監軍。差有可觀者。宣宗初立。克復河湟。大中之治。以明察稱。而却裴休之論。不立東宮。使王宗實抵巇再行擁立。懿宗優柔荒晏。委政路巖。醉心梵文。十四年中。无一善狀。自武宗以來。二三十年。藩鎭降心。宦官蠖屈。令有賢明之主。考愼其相。復貞觀之治。唐祚可延也。數窮運極。鼎波將沸。乾符之元年。王仙芝亂於長垣。明年田令孜爲中尉。明年黃巢亂於曹州。又明年大同軍亂於沙陁。劉巨容欲留賊爲資。高千里以風痺施力。遂使巢犯長安。上走興元。李克用起於沙陁。朱全忠出於降寇。均之臣口而克用有破巢之動。全忠開援丂之釁。朝廷不爲別白。强任調停。而田令孜。又以鹽鐵私擯重榮。使朱玫李昌符。共攻河中。於

是烽煙四合。芝荻共焚矣。僖宗再至興元朱玫遂立襄煴。微克用移檄討玫。則天子不還長安。昭宗之立。李克用未封。而朱全忠爲東平王。張濬孔緯以吮墨書生。欲與克用交捽於戎馬之下。使五節度。縱横不可復制。楊田諸閹雖殄。而李茂貞毒䫉甚於王行瑜。韓建劉季述。殺十六宅王。天子遂不敢問。劉季述誅。而韓全誨起。敝瓜一皮。百犬共嗥。可歎也。李茂貞。朱全忠。既蕩洗羣閹。遂自相併。全忠坐大。克用獨在晉陽。充臣復之策。但云朝廷不欲克用入都亦豈有召陵之意。城濮之業乎。唐取天下於隋。所克敵最多。及其末造。狗鼠之匹。盡爲羣雄。裴監切父之謀。初起宮掖。而閹宦縱横。亦極前代。故觀唐室陵遲之故。自袁董而上。傕汜而上。宛毒不茹。猶且遷延二十餘年。光五代兩晉之事。或云是沙陀之威。不知爲玄皇之烈也。鼎革之際。危矣哉。

然則鼎革中交。在宣懿之際。尤甚凶醜者何也。曰宣宗臨崩。以夔王滋屬王歸長。恐中尉王宗實異論。出爲淮南監軍。及王宗實入辭。見上已崩。遂殺歸長。及夔王。迎鄆王灌立之。以義則正。以辭則順。立嫡奉長出一中尉之手。舉朝无敢問者。蓋唐室歷朝。立愛立少之疹。於是始創。而中尉爲之見標。天道昭然。安可誣也。

䷲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正曰主器者莫若長子聖人所救顛趾也夫有家國者其多憂患乎桑土之不時風雨之不宜則君子是求而君子者又有愛惡攻取以集於多凶多懼之地故虩虩震驚君子猶之飲食也召誥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夫以夏殷歷祀而皆曰早墜不延以周召之智而皆曰不敢知古人之恐懼修省有如此者故震者恐懼修省之象也恐懼修省莫如止思其究也以思不出其位

初九　震之豫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豫利建侯行師

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正曰小心翼翼夙戒之治也震來虩虩臨事之致也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是震豫之事也然則文王之赫怒非歟曰戒懼以作其智赫怒以作其勇怒非天道則不敢用也然則武王猶之人事歟曰上帝臨女無貳女心則猶之天道也君子居常

不失戰栗。臨事不失整暇。宴至如齋。豫來如敵。先震而後笑。毋亦有衆人之心乎。曰聖人亦猶之衆人之心也。

六二 震之歸妹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歸妹。征凶。无攸利。

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正曰。震厲而尚可避乎。震厲而尚可避。非寇則媾。而已。躋于九陵。明也。勿逐七日。恕也。明以恕。君子所化疆禦也。君子幸而不當明夷與困之事。一朝之懼。七日之患。勿逐之矣。大君之厲報以身。小人之厲報以貝。鬬媾之凶。勿往焉耳。諺曰。佐饔者嘗。佐鬬者傷。九陵七日。未爲遠也。知敝永終。又安有億貝之心乎。

六三 震之豐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正曰。震之豐。勿憂之矣。震之厲行。非以爲眚也。有道刑戮。不及君子。清明震厲。不及善人。震之蘇蘇。萬物之所繇生也。夫使天地。以雷霆爲眚於天下。則萬物之殄絕久

矣。故刑戮者。天地之正令也。以正令。則民皆敬。以告令。則民皆疑。以天地之尊。鬼神爲政。雷霆不時。則天地自爲不祥之令。而況於王者乎。況於聖人乎。周書曰。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是震而豐之道也。

九四　震之復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正曰。震而復。則遂已復矣。正而震。則是可震也。震而告。則是不可復也。不可復。而震之。則不如其復之也。九四之泥。何居乎。上有柔土。下有彊相。威戮屢試。霖雨不作。震而遂泥。不失爲智也。然則君子之修省。亦可中止乎。曰。君子之修省。若將終身也。天地震怒。不能終日。夫使聖人在上。風雨以時。百物啓蟄。雖无疾雷震電。猶未謂之底滯也。故震遂泥。道猶未光。君子光譏焉耳。

六五　震之隨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隨。元亨利貞。无咎。

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正曰。以震懼之時。而向晦宴息。其可乎。曰奚不可之有。多動者。所爲多喪。无事者。所爲有事也。雷動而澤行。上柔而物悅。與物同憂。與時俱休。其說在市南宜僚之答白公。晏子之答崔杼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夫震厲者。億度智慮之所從出也。然或以億度而得之。億度而失之。故億度者。古人所不貴也。然則歸妹有喪。而隨无喪。何也。曰。五崇而二卑也。崇少喪。而卑多喪。崇有事。而卑无事。崇往而卑來。夫亦各隨其時而已。

上六 震之噬嗑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噬嗑亨。利用獄

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正曰。于其鄰。何也。非正位也。婚媾有言。何也。連也。夫噬嗑之震。身在于法。雖戒而无咎。震之噬嗑。戒修於鄰。雖懼而不害。懷刑君子。則亦有衰世之慮也。夫衰世之刑。離於正位者。則亦鮮矣。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雷霆之下。无有聰聽。震電之旁。无有正視。責較耳以聽聽。繩震目以正視。夫爲耳目者。不亦難乎。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其震上六之謂乎。

䷳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正曰。震之有億。艮之有思。夫非猶有其身乎。有其身。則見其人。見其人。而後敵應隨之。動靜行止。是非得喪。相觸互起。而其正位不復可辨矣。故身之正位。在於心。此億得億喪。不快危薰者。皆心也。言心而身之正位見焉。心之正位。不在於身。此億得億喪。不快危薰者。皆非心也。言身而心之正位。不可得而見焉。不可得而見。則思。思而后知思出於无思。復還於无思。趾腓限夤身輔。動而億之。背身。靜而思之。亦皆心也。靜而億之。背我。動而思之。亦皆人也。夫知思之出於无思。復還於无思者。吾與之言思之位矣。詩曰。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亦曰不出位而已。不出位。則得心所為正位者矣。故艮者。思不出位之象也。思不出位。莫如修省。其究也。以恐懼修省

初六　艮之賁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賁亨。小利有攸往。

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曰。賁。動者也。艮之賁。可以制動矣。而猶恐其終動也。謂其以行爲事也。艮其趾。不行矣。不行而能不見其人乎。曰。未之知也世之見人者。非趾也。世固有不行其庭。常見其人者矣。然則永貞如何。曰守正而已矣。易之於趾也。於是五申之矣。噬嗑。賁。咸大壯。夬。皆是也。夫以趾命趾。不如以趾命身之爲止也。詩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又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夫猶是以趾命趾者乎。

◆

六二　艮之蠱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正曰。物未有止而不壞者。止而蠱。兩甲申令。庶可以免矣。然且爲之不快。故乾乾者君子飭躬之事。止止者。君子明心之務也。腓止而隨動。腓不制隨。心不制腓。動止相賀。而後蠱生焉。先甲以辛之。後甲以丁之。則亦庶可以止矣。詩曰。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无逸之與知止。同義也。是聖人之有事。與无事者同智也。必以无事爲止。則是以流水戶樞。神明於天地也。是兩甲所不取也。

九三　艮之剝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剝。不利有攸往。

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正曰。屈伸者。天地之奧府也。限夤之間。屈伸所生。形以之動。神以之靜。體以之懃。心以之佚。艮限列夤。則是爲厲。然則是貴動也。動而曰艮列。何也。曰。是動而剝者也。剝而後不動者生焉。上下之間。或失之柔而矯之以剛。矯以剛。而不可復柔。則腑臟之鬱臭達於心。繫故以彊介任事。責其卿大夫而勢極不反者。亦猶之艮列也。詩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言夫善動而得屈伸之故者也。

六四　艮之旅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旅。小亨。旅貞吉。

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正曰。旅不處者也。不處而謂之止。何也。心託於身。猶旅之載道也。存則居焉。過則去焉。與其止於樂餌。不若止於不樂餌者也。艮之旅。夫以爲是形氣動者。皆旅也。天下之稱主人者。惟心而已。心被於天下。則天下皆主也。游於天下。則天下皆旅也。七天

之骸。萬里之舍。神明所經。客於晝夜。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言夫旅而不知其主也。旅而知其主。則止可以行。行可以止。故知行之非旅。止之非主者。吾與之言行止矣。

六五　艮之漸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漸。女歸吉。利貞。

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曰。漸。物之序也。木以漸行。山以漸升。鴻以漸飛。女以漸歸。君子之爲行也。先此而後彼。其爲言也。先人而後已。故知君子之爲言者。可以遺身而行人矣。占之君子。登於介丘。必祀其輔。或於亭云。或於梁甫。故體峻者不營。宅高者不勞。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夫有訏謨而无定命。有遠猶而无辰告。亦猶介丘之不可登。登之不可止也。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言者思之實也。雲象於山。言象於思。知思之所從出。則知思之所從歸。知思之所從歸。則知言與不言所爲位者矣。

上九　艮之謙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謙。亨。君子有終。

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正曰天下之言艮背者其惟謙乎俯而僂僂而止以是觀背何身之有以是行庭何人之有故北堂无身不爲幽也前庭无人不爲閒也謙謙而行得所究也故謙者敦艮之道也天下之言厚終者則必惟謙也堂深而後神棲焉庭寂而後精交焉詩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故艮而謙禮樂之所從出也禮樂有萬艮謙爲上故知艮之謙者雖祀上帝亨岐山而登明堂則必繇此也

震艮二陽之卦也繫於南政二陽競長而豪臣立主是猶在中國也而手足交亂上下反易是寧愈於頤顚乎曰猶之顚顚也而顚共一姓上下反復不離其宗又有地道載持其間妖孽之興至婦寺極矣震艮則兩體競治也以用卦乘之猶在萃升之很則震艮操柄萃升用事矣自咸恒來者五卦値於鼎革鼎革會於震艮而天下易命兩其所也

序卦傳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授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授之以艮艮者止也是謂立嫡之義乎曰亦言乎主器者耳長少何常一反一復惟天所置是天地之所以亂也乾寧之甲寅昭宗誅楊復恭藉韓建李茂貞之力明年王寅踰韓建李茂貞犯闕殺韋昭度李谿於是李克用入討三鎭上自石門復還長安封李克用爲晉王是則李克用震者也克用震則全忠艮全忠得爲艮乎曰克用動而全忠止之則艮也是時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事朝廷陽恭朝廷慮以克用討茂貞則克用愈熾調停息兵克用還晉陽而茂貞犯闕上如華州再還長安而有少陽院之事崔亂爲相外倚全忠內倚茂貞盡誅

諸宦官爲先朝報仇亦无益於事既而身沒國喪徒啓白馬之禍繇是而觀即前留晉陽鎮壓朱李事成功定稽首以讓沙陀未有頓挫生靈至於此極也甲子全忠既殺崔亂丁卯遂稱帝明年克用卒全忠即畏克用亦不過歲朔之間耳又五年而全忠亦有子禍與祿山思明爭烈又十二年存勗始稱帝於魏州當吳蜀勸進之時存勗謂諸將曰先王語余昔天了幸石門吾發兵討賊威振天下當時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禦我但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他日當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効此曹所爲言猶在耳何可忘也夫忠孝之種寧獨邁於戎□乎同光元年莊宗遂滅梁明年又以宦官爲諸司使監軍既又以伶人爲刺史卒以三矢殉於樂器之餘故天下神器非一將之任也嗣源繼起稍變□習自云某本□人因

亂見推顯天蚤生聖人爲生民主明宗八年閔帝初立從珂又起馮道以八年宰相望塵勸進曾不數年又爲石晉平章石晉以桑維翰之策　十六州復以景延廣之謀虛讐十萬劒坐使亡國收其餘辱劉知遠稱帝晉陽不改天福之號未一年遂殂又未三年而郭威弑隱帝即位於澶州劉崇亦援契丹即位晉陽俱不三年而殂柴世宗又立六年龐成綱紀而天祚厭亂震民載終陳橋之變光於澶州宋以木德乘火而起矣非五代之間八姓十二主近者二三年遠者六七載自五□雜姓未有如此之速也考其間克用存勗義自屬唐石劉後唐之將也朱溫唐室之賊也郭周繼之直開宋先猶諸節度蟬聯自帝光當於運會也然則是猶屬唐乎曰魏晉之間自爲一限後漢之不得屬魏猶後唐之初不屬梁也必以中土之攘奪爲上天之

睠顧則長安洛陽遂爲正朔之會少昊不必起於曲阜顓頊不必都於高陽矣然則是用卦兩位之果何屬乎曰是萃升革鼎之交也萃升易位萃鼎易政兩際合界而震艮值之以各自爲長子一反一復雖十二主八姓豈以爲過乎然則上際也艮震與姤夬交天地亦易位六子亦互爭正值於革鼎而猶有會昌大中咸通之治何也曰火德二十有七其運未終而煇氣從之自僖宗元年乾符甲午又二十七年庚申而劉季述幽上於少陽以祝太宗元年丁亥二百七十三年其所繇來遠矣

䷴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正曰漸序也序貴序齒序賢皆序也彊者在上柔者在下綴綴然自爲先後也是聖人所以教弟也木託於山漸長以高止而巽上下皆順聖人以此教弟而長幼不紊上下无怨故隨蠱漸歸妹四者易之大際也隨以教弟蠱以教孝漸以教順歸妹以教愼四者仁讓所繇興也三序之中序賢爲上以爲序賢易爭故又教弟以致其順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夫知漸之義者則庶乎可以善俗矣故山上有木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交讓之隣梟鴟不賓嘉木所都尚虞斧斤其究

也以永終知敝。

初六 漸之家人

漸女歸吉。利貞

家人。利女貞。

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正曰。是猶之家人也。長長幼幼。而家人之道備矣。事親從兄。蓋自小子而始也。嗃嗃之厲。則小子先受之。書曰。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婉娩聽訓。則不獨爲女貞而設也。記曰。雞初鳴。櫛縱笄總。佩容臭。以適父母舅姑之所。立無跛。視無窺。聽無倚。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無私怨。無私蓄。無私施與。負劍辟咡。以從先生。問几杖。枕席何嚮。何趾。唯諾而進。欠伸而退。小

鳥漸

杖而受。大杖而走者。是小子之厲也。厲雖有言。何咎之有。故知漸之小子者。可以漸於大人矣。

六二 漸之巽

漸女歸吉。利貞。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正曰。漸而巽。以序以順。是可以從君矣。單襄公曰。人性陵上。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

下。滋甚。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
益七人也。其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
況在侈卿乎。故君子始進。患不能漸。始進
而漸。患不能巽也。趙衰三讓。卒不失位。范
燮三掩。以得親諓。詩曰。羔羊之縫。素絲五
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是漸而巽之謂也
漸而巽。以化天下可也。又何不可從政之
有。

九三 漸之觀

漸女歸吉。利貞。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
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正曰。九三。未失位也。漸之觀。未失德也。德
位未失。而匹耦見凶。何也。應敵而時失也
漸可以歸矣。觀而不歸。强敵在外。而悉索
從之。進者愈遠。去者愈久。功利動于中。而
家道睽於外。是于役陽陽之所繇作也。故
漸陸之鴻。必離其羣。樂進之夫。其家不蕃
觀進而知退。觀往而知復。則庶乎其可以
相保矣。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是之謂也。

六四 漸之遯

漸女歸吉。利貞。

遯亨。小利貞。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正曰。木不得所遯。桷猶得所遯也。君子相時而動。擇地而蹈。時地相違。抱關擊柝。亦庶乎可也。詩曰。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天下无政。君子有命。執掌之勤。亦不足敬也。以謂苟得其所棲而可矣。然終不如游於藪澤。而託於洲渚之正也。

九五　漸之艮

漸女歸。吉。利貞。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正曰。陵不若澤之樂也。然而魚網兎罝。亦可以相謝矣。君子无所勝於人。而人樂於勝君子。故有遠人之志者。无近人之慨。有勝敵之心者。終有受敵之恥矣。宋公子臧及吳公子札。衛公子鮮。此三公子者。行有優劣。而要於遠慨去恥。終莫之勝。則一也。君子不爲功勸。不爲名誘。不爲威怵。不爲害疚。安其心。而止其居。饑渴不阻。三黜不恥。夫以篤蘧瑗柳下惠氏之行也。雖有在磐之食。不謀之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鴻漸之陵是也。

上九　漸之蹇

漸女歸。吉。利貞。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正曰。鴻漸之儀。安可亂乎。君子進不失其序。退不失其願。在上位不佟。在下位不怨。其儀以在陵則已遠。以在桷則已翫。雲逵羽儀而翺翔休明。何不可之有。或曰。是蹇也。動而難生雲冥之野。人思其羽。故謂出不如處也。夫古之仁人。亦有殺身以儀世。去質以尊文者矣。以爲漸近於名。則眞質不存也故見險而知避。高飛而遠去。古之大人。皆用之。是二象之所貴貞也。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羽儀之光。何佟之有。

䷵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説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正曰。歸妹。大義也。然則征凶无利。何也。曰妹。多媵也。媵不得爲正也。隨之與歸妹。陰陽之雜也。隨男而歸女也。陰陽之雜。何也曰。澤水也。而命之金。雷火也。而命之木。木在於內而木從之。疑於火。木在於外。而水從之。疑於金。內外疑情。寇媾疑形。永終知

敝。則必繇此也。然則隨之不疑。何也。曰。丈夫小子。隨亦或疑之也。隨於澤。則失於木。隨於火。則失於水。隨亦或疑之也。然而臣道也。非媵也。曰。君子而亦有媵者乎。曰。君子而隨人。則媵也。歸妹者。隨人而貴者也。詩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矣。古人則庶乎知敝者也。然則澤上有雷。歸妹何義也。曰。雷動於澤。魚龍從之。或得以孕。或以失育。君子見氣而徵質。見質而徵本。其究也。以居賢德善俗。

初九 歸妹之解

歸妹。征凶。无攸利。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正曰。歸妹而解。則往矣。爲往者。何復乎。夙往夙復。非歸妹之義也。或爲娣。則可矣。始仕无位。或進或退。潔身而下。不疑引過而上不罪。是伊尹膠鬲氏之行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是以后夫人而引娣之義者也。

九二 歸妹之震

歸妹。征凶。无攸利。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正曰初二皆下也。跛眇之視履皆未爲正
也。而獨且有利焉何也。是歸妹之常也。古
者取女同姓媵之。以廣嗣續。以全婚媾。詩
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夫是則曰幽人何
也。曰幽人者君子之所共志也。君子不見
色於人。不見聲於人。人知之不揚。不知之
不慙。故窈窕者鐘鼓之所爲樂也。衛將軍
文子三仕矣。而猶爲下卿。展季公族也。老
於卑位。是能无震虩之言乎。曰吾不失所
爲幽人者而已。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終溫且惠。淑慎其
身。是幽人之行也。

六三 歸妹之大壯

歸妹征凶。无攸利

大壯利貞。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正曰娣无少壯。臣无榮卑。曰貞而已矣。貞
者大人之事。諒者匹婦之誼也。歸而遠晦
則以須。歸而當時則以娣。四十而仕。七
十而懸車。夫有終年之仕。无一日之祿者
矣。非禮不履。則士君子之所自處也。詩曰
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是衛共
姜宋伯姬
之行也。

九四 歸妹之臨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歸妹征凶。无攸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正曰。君子之仕。爲義而已。仕而必黃虞。歸而必京師。則三代无浚明之士。姜子多不嫁之女也。詩曰。摽有梅。傾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夫以學爲不足。不敢言仕者。漆雕開。公明宣氏之行也。以仕爲无益。不復言學者。申徒狄。介之推氏之行也。歸妹之臨。以待仕。何期乎。諺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詩曰。俟予于巷兮。悔予不送兮。是猶擇吉而蹈者也。則亦未至於怨悔也。

六五 歸妹之兌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兌。亨。利貞。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正曰。歸妹而兌。君悅其臣。臣亦悅其君。夫天下之君。自謂不如臣者鮮矣。成湯之稱阿衡。曰聿求元聖。武王之頌呂望。曰維師尚父。桓管之交。兼取之矣。然而管仲之娣。亦未有良於管仲者。故楚令尹之賢。樊姬之所竊笑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寔望之月也。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將望之月也。夫以彌望之光。失嘒彼之輝。日夕而昃。

其與幾何。歸妹之兌。麗澤而悅。則必有得於此者矣。

上六歸妹之睽

歸妹。征凶。无攸利。

睽。小事吉。

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正曰。歸妹而睽。歸妹之敝。則必極於此矣。睽者。家人之反也。異同生。而志不相得。不相得。而牙猾相爲孽也。故兌者。羊也。震者筐也。彼此虛疑。則是不祥也。金之疑火。火之疑水。著於上女。則乖於家。著於君臣。則於國。秦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故永終者。家國之大繫也。諞言无物飾行无恆。家國之大不利也。夫家國之大不利。則將在娼嫉矣。秦誓曰。邦之杌隉。曰繇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長國家者。而觀於歸妹。則亦知戒矣。

几易之下際。至夬姤而易次。夬姤而下。復爲四六。故更一際。而始革鼎。革鼎。帝王之要會也。革鼎之於夬姤。猶夬姤之於剝復也。革鼎二陰。從於北政寅戌初候。火德之所從歸也。鬼神出入於是司令。贏歷之往反。於是中次。故革鼎之會。王者之所愼辨也。

乾坤司上。六子司下。坎離者。乾坤之寄宅也。震艮者。坤乾之終始也。故鼎革之後。受於震艮。震艮二陽。從於南政。辰申中候。水德之所從盈也。

漸歸妹之在下經。猶隨蠱之在上經也。反

易變動各還其卦從於北政為寅戌中候
大德之所從究也日月薄蝕於是更端故
革鼎震艮漸歸妹為下經之要會人道乘
除緜於中舍故觀於圖圖而後知陰陽家
室為天道之腑臟泰否兩濟於是經緯一
南一北二六為際盛衰之所從紀也
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
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於是
則宋祖受命矣是交卦也而與主值之何
也曰猶之泰否隨蠱也陰陽交暢天地之
所立主也六子之交暢獨隨蠱漸歸妹耳
然則謂之災卦何也曰剛柔交而難生屯
蒙則猶之末交也艮巽震兌於是乃交損
益為六朝之終咸恒為魏晉之始則亦猶
此也然有反復而无對化反復對化俱則
治亂之終始備矣故趙宋之於元於魏
晉六朝同治也建隆元年庚申其明年八
漸用卦之交在革自咸恒來者損益之際

也隋智興國之治為有可觀諸王不蚤自
克以及於死非復[illegible]家之所能治中交辛
卯以李繼遷觀察使反卒為西土大難甲
午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為招討猶
有五代之風焉於是趙保吉寇靈州保吉
即繼遷也真宗五年保吉陷靈州明年陷
西京子德明以契丹立稱西平王甲辰景
德元年契丹大舉入寇上渡河次澶淵契
丹受盟而還真宗既恥城下之盟遂多東
封之策天書屢見社首乃登崔立[illegible][illegible]之
疏既用見疎王旦寇準之賢猶依以自固
開元天寶之故智唱于大中祥符之間危
哉其自誣也劉德妃既正中宮浸于[illegible]事
乾興遺詔遂以軍國聽其處分幾立劉氏
七廟嚮非大臣秉政績[illegible]於[illegible]歸妹[illegible][illegible]
豈可量哉然則諸圖之[illegible]取於歸妹[illegible]符
也定位歸漸在梁唐之際而求與在損益
之端七十二限皆在井鼎之交而漸[illegible][illegible]

後。衡圖用限。皆在咸恒損益升鼎之際。而漸歸多在漢獻唐懿之間。唐懿宗曰。朕安敢望堯舜。望周赧漢獻耳。周赧漢獻。制於强諸侯。朕乃制於家奴。故漸歸妹者。易所離爲八亂也。而初宋值之。何也。曰世之爲治者幾何。既重於前。則勢平於後。機張於左。則害萌於右。觀於乾坤六下。二限六際魏晉六朝之所始終。而後宋之受命。爲遁蠱同爻。與秦漢北義。曉然見也。

易象正卷之九　終

易象正卷之十

漳浦黄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虚。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正曰雷電晦冥非天之意也盛陽噴薄則山川從之故盛明之時多疑情盛文之時多疑辭刑獄繁興則日昃且至矣康誥曰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故豐中多故王者之所憂也王者在上能明其耳目詳其視聽舉要以立體清問以去奸舊章是從頑言是行雖有危疑勿憂之矣呂刑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王者造命者也王者日中以炤天下郎偃禾拔木猶之清日也而况於庶獄庶慎者乎故雷電皆至折獄致刑之象也君子折獄等於享祀享祀致誠折獄得情其究也以享帝立廟

初九 豐之小過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過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正曰豐而小過雷電之用已過矣配主則雷電之時也以雷電之時用其明威至於旬日毋乃瀆乎易之貴用未有過旬者也旬也已六日庚七日也丁辛癸三日也春秋之書雨雪震電非其配主亦有過於三日者矣非其配主過三日而已災過其配主雖旬日而无咎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君子之離憂不求速解其遇合不求速至亦各其候也且也緩愆於驟故豐之小過勿憂之矣

六二 豐之大壯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大壯。利貞。

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正曰。履盛滿者。不已難乎。豐之大壯。盛極矣。聖人謂是豐蔀也。豐蔀者。蔽府也。夫其君有逸志。臣有厲心。而年穀豐熟。鮮可五稔。日中見斗。何往乎。煬竈之言興。而雷電之用至矣。然是盛時也。陽德未衰。羣陰不疑。冰霜雨雪。則猶未至也。夫其廟社有靈錫麃多福。則左右蒙蔀。或撤而去之矣。詩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屆至也。夷平也。君子之心。至和且平。雖有疑言。不害聰聽。有孚發若。是利貞者之所尚往也。

九三 豐之震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正曰。見沬之節。甚於見斗者矣。豐沛折肱而曰无咎。何也。謂匕鬯之未喪也。夫猶雷

電之時也。寇賊姦宄。何代无之。苟日未墜
心膂未失。即股肱損折。猶之震驚云耳。此
亦威辟之是用。辯言之是騁。傷其良臣。以
引疾於身。是則可悔也。然且不言悔。何也
是亦方中之日也。逸豫則多禍。震戒則多
福。康誥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
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震驚折肱。夫亦
有莽蜂之心乎。

九四　豐之明夷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明夷利艱貞。
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遇其夷主。吉行也。

正曰。九四。夷主也。夷主何也。傷我者也。傷
我而曰吉。何也。月之食日。則未有所損也
經緯相值。而輝儀掩焉。去數千里望之。安
知其非晉也。日是日中也。窗牖四達。昧而
見斗。亦不移時。則已矣。疑言危行。何傷焉
然則配主。何也。日月之合也。一旬之日。
而各有所介之。合之不必咎。傷之不必凶
憂盛者不危。明危者不窮。夫亦各當其時
也。各當其時。何也。本仁者與仁。本義者與
義。三鍾皆仁也。三呂皆義也。六正皆生也
雷電之於日主。各當其仁義焉耳。爲人臣
而爲威福。以儀其君。猶星辰之爲奸賊也
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
不臧。然則夷配之皆何主歟。日日中爲主。
雷電爲客。當其時。則皆爲主。不當其時。則
皆爲客。

六五 豐之革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正曰。豐而革。則革矣。革之用巳日。巳日也。先王之所服念也。雷電皆至。而豐。金火相守而柔。君子在上。去其豐蔀。屏奢塞汰。慎擇左右。以新天下之耳目。周頌曰。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小雅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天下之道。未有不柔。而能文者也。狐掖去腥。御於王公。豨豕之亳。以糞谿所豐革能柔。天下求之。故燕譽笑語。則必繇此也。是亦天子所命公侯之義也。

上六 豐之離 正變象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正曰。豐之離。則離矣。離爲政矣。離而有不明之傷。何也。君子惡夫豐之用明者也。旒纊垂凝。而日月通照。清晝焚燎。而鬼神宵行。故豐屋蔀家。三歲不覿。非大位之累人。而德

之累位也。君子處於高嚴。則甲其視聽。九閽之門。虎豹是叢。故責明聽於豐蔀之人。猶睎衣於雷電之下也。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蕩蕩則已乎。疾威則已高矣。上帝也。而猶惡其處高者乎。

䷷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正曰。甚矣。君子之遠庶獄也。君子之遠庶獄。何也。正明日而視之。不可察也。近則烈焉。若不可別。故火之在山下。與在山上。非夜莫辨也。齊書曰。若因夜虛。靜聽則皇。故旅之視夜。有皇於視晝者矣。旅而復重言之。何也。君子无位。幸而託於道路。爰暨小人。知其艱難。蓋自垂翼。獲心而外。多有困於旅次者矣。詩曰。伊可畏也。亦可懷也。則湯文周孔皆是也。然則不留獄何象也。曰火上則不下矣。焚山之義。殊於焚田。去則不留。留發壑界之。其究也。以辨上下。定民志

初六　旅之離

旅。小亨。旅貞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正曰甚矣聖人之智也旅之用順猶困之用聯也旅而用明則災隨之矣詩曰君子于役苟無饑渴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求之生生於用明火動於中而饑渴隨之暴客厲師必有窺其行藏者矣君子至慎以爲體至卑以爲用寛以居之仁以行之羈雜於廬旅之中人必以是爲橋大人也是以浩浩是以眉壽詩曰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雄雉已明矣而又泄泄然翱翔八步之內繒繳之來自取之矣故雄雉之明不如牝牛之順也

六二 旅之鼎

旅小亨旅貞吉

鼎元吉亨

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正曰旅之鼎鼎有足也不能自舉饘於是粥於是資斧之貴而童僕之與古之視天下者亦猶之旅舍也尚德以爲寶親賢以爲輔番番良士以爲資斧仡仡勇夫以爲童僕故以祀上帝以養聖賢以享貴耇老居則安焉行則遷焉莫之周行而天下莫之敢問也正月之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夫是則可謂貞吉无尤者矣

易象正 卷十 七

九三旅之晉 正變象

旅。小亨。旅貞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正曰。旅之晉。吉行也。而得厲。何也。旅則未有處也。與之東。而道不如行。與之童僕。而門人不親。非无康侯。猶未解於旅人也。故旅而用明。君子之所畏也。然則公子重耳過宋。饋馬二十乘。過楚。庭實旅百。受之而不爲厲。何也。公子則非旅人也。唐叔武之昭也。周胙在武。晉必有後。同出九人。惟童耳在。三賢佐之。非侯而何。然則旅之晉。孰當之乎。曰其公子鍼乎。爲亡公子。而從車百輛。以適外國。其何能復。故以旅人而受賓禮。亦載贄者之所不事也。

九四 旅之艮

旅。小亨。旅貞吉。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正曰。旅之艮。何位之有。夫猶之寓臣也。以言則已僭。以諫則已過。不獲其身。近於情

不見其人。近於傲。偕過傲惰。君子雖不明之。不敢出也。然則重耳之去齊。其適謂是歟。曰是亦非旅之義也。其謂書社七百。季孟待聞者歟。吾道之窮也。天下無主。而託於旅人。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雖有資斧。又何快焉。

六五 旅之遯

旅。小亨。旅貞吉。

遯亨。小利貞。

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正曰旅之不樂用明。而曰射雉譽命。何也射雉者。丈夫之事。亡矢者。大人之體也。君子用嚮不失其智。守義不失其變。失之物而反於身。失之前。而得於後。失其瑣瑣。存其棣棣。何喪之有。然則是誰當之乎。曰其當公劉古公之事歟。二公舍其故土。依其遷國。外有干戈弓矢之勞。內有疆理宣畝之役。而素之若積。行之无事。夫非聖人而能如此乎。抑當王季文王之時歟。滯於羈虛困於羑里。而皆免於刑戮。以爲王師。故旅之六五。匪夷之道。君子所不易處也。

上九 旅之小過

旅。小亨。旅貞吉。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正曰是當汜與翟泉之事歟曰是則大事也非小過也天子出居諸侯避其宗廟不謂之旅然則是當死鳥乾侯之事歟鸜鵒之所爲歌也曰是則喪牛也喪牛之過在於君焚巢之過在於臣然則孰當之歟曰其在公之北於楚而復如楚入於越而復將於越也諸侯有其宗廟有其典章以數百里之國禮樂所萃先王先公馮藎其間而日挾其嬰纍以望人之塵垢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夫以五百里之國而夷於旅人者魯哀公是也

豐旅二陽之卦也從於南致豐旅之與噬嗑賁皆天地所治好惡也噬嗑賁在於北政則豐旅在於南政矣豐旅之有小過遯大壯晉明夷震艮革鼎亦各從其類也噬嗑賁之在北政則離頤无妄大畜三者其主也主類羸之則南北分居

序卦傳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是則適於道者矣在夫宋之盛際也以宗六年戊辰入於豐限文五年癸酉上始親政追尊宸妃李氏是年遂廢郭后又三年呂夷簡韓縝又爲朋黨之訛聽四賢於朝堂又明年元昊稱帝於夏州又明年劉平石元孫戰殁於延安又明年任福敗於好水川於時天子盛明羣賢任事而一方有故竭天下創之如恐不支是亦豐亨之憂也故景祐康定之時取諸日中豐蔀勿憂

而夏竦不除。黨禍再發。見斗之疑。仁宗有焉。豐旅之中交。立宗實爲皇子。甲辰治平元年。是爲英宗。不四載神宗立。熙寧元年戊申。明年己酉。王安石參知政事。立新法百姓怨苦。皇太后爭之不可得。以流民圖罷安石。不兩月復起平章。置邏卒監謗。遂割蔚朔七百里之地。以與契丹。以爨祠廟失上意。乃去。於是蔡確漸用事。諸賢放廢而獨與李憲李舜舉。一二內臣。商略邊事幸諸內侍无漢唐之奸。諸君子亦維持不敗。而章蔡又負緣坂徑。奏哲宗丙寅。元祐元年。諸賢復用。章蔡罷黜。七八年間。想望太平。而老成漸凋。太后晏御。呂范謫停不劾。楊畏首唱紹述。而呂惠卿章惇復出矣林希首詆宣仁。而章惇蔡卞。遂欲誣陷國母。唱古今希有之醜。蓋自漢唐內寺。未之有也。庚辰上崩。乃復廢后孟氏。覓諸賢之禁。貶黜惇卞。而曾布負緣。復起蔡京。建中崇寧。不三年間。熙豐靑苗。變爲花石。元佑有所廢之母后。殿門有重立之黨碑。而宋室之醜。極於是矣。嗚呼。漢秦而上。豈於夏殷。大國之主。皆身爲昏虐。若五口亂主。自取傾覆。宜也。有宋神哲。皆有意圖治。而賢奸不明。主弱下竊。匹夫環召。即有倒江河回日月之心。至於宣仁追討。元佑再廢。亦與事矣。豐大勿憂。又焉可恃乎。

☴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正曰。習坎隨風。君子皆以命敎。何也。水之與風。皆漸而善入也。巽之善入。可以諳化矣。而曰小亨。何也。大君之命。皆有風霆焉。巽特申言之耳。故爲震則虞其巳剛。爲巽則虞其巳柔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大人者。中正以爲道而順巽以爲動。不干民譽。不違民好。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上所命。從厥攸好。故適於民志。可以知巽之道矣。巽而多懼。不如巽而多慮。其究也以恐懼修省。

初六 巽之小畜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正曰。巽之進退。不果。不可不治也。巽矣而又畜之。密雲不雨。交无以斷。柔无以制。蓋自是養亂矣。然則文王志疑。尚父志治乎。曰。有二服事。何疑之有。然則懋德志疑。仲虺志治乎。曰。口實立防。何疑之有。然則利武人之貞。何也。曰。天地之金氣也。以落其枝蔓。去其聲悅。則長高可繼。蠱氣不作。故武人者。重巽之工繩也。巽之惡武人。何也。曰。履者。小畜之反也。履有金氣焉。而武人感之。以刑變禮。故履虎咥凶。君子之所惡也。

九二 巽之漸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漸。女歸吉。利貞。

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正曰。巽而用漸。古之人有用之者乎。閔散顛拈皆用之矣。若是則權也。權而謂之中何也。非權則固无中也。權而史巫紛若。何也。神明之道。聖人有不獲已也。異姓之歡萬物以通。及物多儀。其亨乃成。詩曰。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是女歸之義也。夫以大人而用女歸之義。非神明其德而能之乎。以居賢德善俗。未爲不可也。

九三。頻巽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正曰。巽而渙。何謂頻巽乎。渙亦以申命也。一命而數申之。三而瀆。五而玩。非上所好。瀆命不從。故渙。渙非所以救散也。當巽之時而欲以亨帝立廟。亦失其義也。然則古公之作廟立門。立家土。非歟。曰古公非巽之時也。古公以其剛德啓土與邦。昆夷兌道。故不亡。而民從。不徠而民集。然則盤庚之再遷。三誥。非歟。曰盤庚亦猶之剛德也。亦建厥家。以綏乃祖乃父。然則誰當之歟。曰周以叔帶子頹之難。告於諸侯。諸侯又以

之號告於天下。則兆與翟泉之役。皆是也。是則九三也。而謂非剛德何也。月德散者不足以凝位。位散者不足以凝德。

六四　巽之姤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姤。女壯。勿用取女。

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正曰。德不若位。位不若時。有之乎。曰有。之巽之姤是也。姤則未爲德也。然而有遇焉。遇者。時也。處於四而用柔者。位也。時與位値。半德而倚功。田獲三品。皆爲幸乎。然則誰當之歟。曰。盛明之下。其當之者多矣。甯戚賓胥無。御穀先居且之流。皆是也。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謂夫遇而有獲者也。君子之所樂采也。

九五　巽之蠱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曰。巽而蠱。與蠱而巽。何別乎。蠱而巽。孝也。爻蠱而子幹。巽以善入。去蠱而无害。孝

子之事也。巽而蠱。忠也。時平而思危。衆順而慮隱。重巽之令。而壞木之慮。忠臣之道也。然則蠱言六甲。而巽之蠱言六庚。何也。六甲。仁也。物將壞。而幹之以仁。猶厦將顚而幹之以木。取林於木。至六甲而盡矣。木已壞。而治之以金。六庚。義也。救仁用義。仁之於巽同幹。義之於巽。不同幹也。治其已壞。以成其不壞者。取材於金。至六庚而盡矣。故六甲之有孝子。先天之事。仁人任之。六庚之有忠臣。後天之事。義士任之。仁人所任。至於中田號泣而已矣。義士所任。蓋破斧缺斨。剖肝瀝血。而猶未已也。故鍾者。六甲之所取要也。呂者。六庚之所繇衆也。三鍾之无六甲。三呂之无六庚。是仁人孝子所號籲於天地也。主甲者賓巳。主庚者賓乙。賓主合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各有所措。故陰陽賓主。交相爲取。鍾呂之取於乙巳。猶其取於丁癸也。然則易言庚甲。不言丁癸。何也。曰。以其義則亦兼取之矣。然則鍾呂之合。言六間。不言六正。何也。曰。六甲六庚。則皆正也。黃鍾之爲主。蕤賓之爲賓主鍾者。賓義。主呂者。賓仁。主仁者。取於智主義者。取於禮。三鍾之取於三主。猶三呂之取於三賓也。故六甲六庚。全易之大義也。木火動。而繼之以木。木動而嗣之以金。六府之要歸也。故觀於甲之治蠱庚之治巽。而爻象互取之義。亦燦然備矣。

上九 巽之井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曰。巽之井。巳下也。夫猶之漸也。巽在牀下。而或以吉。或以凶。何也。漸得位。而井不得位也。漸求於人。以安其身。井危其身。以救於人。夫危其身以救人。雖行權亦可以已也。然則仁者養人。身重於人歟。曰身不重於人。則何所貴養人者也。然則羸瓶喪斧。未爲大喪也。无大喪而獲仁之名。仁者不爲歟。曰仁者實也。何名之有。然則牀下之巽。不爲全身者歟。曰養人而无救於人。然且不爲也。无救於人。而猥全其身。誰爲之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是則古人之所貴也。

䷹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正曰。治天下者。其惟師道乎。乾坤六子。物彙所統。則皆師道也。師道何也。乾之陽屬也。三男從之。震以修省。坎以德教。艮以止思。坤之厚載也。三女從之。巽以申命。離以繼照。兌以講習。此八者皆學也。世未有不學。而可治天下也。陽德之陽屬。而歸於止思。陰德之柔明。而歸於講習。體是入者。以求治道。而後五十六事者。可以遞起也。夫

以兩女相麗而乎功成焉德容出焉文況於經德討論者乎詩曰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兩澤之利貞古人亦藉以相儆也故兌者麗澤之象也麗澤羣居退而獨思動以慮之靜而多致其究也以思不出其位

初九 困兌之

兌亨利貞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正曰兌而困困而不失其和未信之言存之以貞有疑之行質於大人柔顏以稽之邇言以求之寡約乃心以須其通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故學而不知困則不可以語學矣困而不能和則不可以語行矣學而知困困而能和說命曰孫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是之謂也

九二 隨兌之

兌亨利貞

隨元亨利貞无咎

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正曰隨孚兌之正乎謂其信志而隨之同古存疑而通相求千里相應不爲悖也然

[illegible]麗澤講習與嚮晦宴息之亦同道歟。曰君子晝以勞之夜[illegible]休之。明而關道夜而[illegible]思通兌則日入矣日入而雷息雖夜亦宴[illegible]為過也是則兌[illegible]五德[illegible]宴息[illegible][illegible]道履禮也臨教[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顯[illegible]也損[illegible]也[illegible]致也

咸通也[illegible]變也大[illegible]也[illegible]兌是[illegible]四德者而猶與麗澤信[illegible]乾之四德而能如是乎

六三[illegible]之

兌[illegible]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正曰。來兌。可也[illegible]之為言。不可揚之言也。[illegible]揚庭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則過言乃來矣。故夬之為言[illegible]也[illegible]也。兌而決之。以說人則[illegible]已以[illegible]已[illegible]人。以說下則厲於上[illegible]上[illegible]下。故兌不可決也。以其不可[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動則[illegible]詩曰無易[illegible]言。[illegible]曰苟矣。[illegible]言不可逝矣。無言不[illegible]德不[illegible]于朋友。庶民小子。[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台圭[illegible]規。則亦謂此也。

九四[illegible]節兌之[illegible]

兌亨利貞

節亨苦節不可貞

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正曰兌說人者也節不說人者也節之爲言界不說人亦不自說也商兌未寧則其兌道塞矣故兌有數義焉兌之有毀折附決兌於剛有巫妾口舌比於柔剛柔雜揉甚君子不能爲謀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夫君子之喜怒不度於道而但曰喜之欲使亂已怒之欲使亂沮則是喜怒爲來兌之路也君子取其陽氣以治其口舌猶爲之商度使萬物受節焉耳故節之介以萬物之所說也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無可謂堅介疾惡者矣

九五 兌之歸妹

兌亨利貞。

歸妹征凶无攸利。

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曰歸妹剝兌者也剝兌以爲歸妹猶剝履以爲睽也剝履以爲睽非夬也而夬之剝兌以爲歸妹非剝也而剝之猶其類也然則兌可爲歸妹是妾可爲嬬也否猶曰正當何也曰兌亦非妾也歸妹則其剝也君子而愛說己之言則盈庭[illegible]人矣夫以商兌之入焉剝兌之務[illegible]於背人必遷怒於君子詩曰君子[illegible]是

用暴○益言孔[illegible]明[illegible]有厲○又何
怪乎○

上六 履○兌之

兌亨利貞

履虎尾不咥人亨

剝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正曰[illegible]言說
人[illegible]是[illegible]也
是以言[illegible]也
[illegible]曰[illegible]也曰走未及於[illegible]也曰
[illegible]而已[illegible]公[illegible]定[illegible]之[illegible]說
[illegible]也

日兌之又如何哉六二[illegible]正其封[illegible]受其資
重為之[illegible]皮幣以[illegible]四鄰[illegible]游士七八十
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四方以監[illegible]
號召天下之賢士而[illegible]無好[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所好譯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在之於是[illegible]服三十
一國[illegible]公所謂能[illegible]其民矣[illegible]使民[illegible]
勞也能[illegible]其民[illegible]志死也君子之
說人[illegible]兌之[illegible]秋也使物成實各得[illegible]欲
而[illegible]為[illegible]以[illegible]類於天下以觀其
類也而[illegible]其喜怒而是引兌之餌也君子
不[illegible]也
其兌者六爻之終也下經六子以為綱紀
震艮巽兌各[illegible]立中際震艮二陽在於南北
則[illegible]兌二[illegible]於北政矣巽兌之[illegible]困[illegible]
其[illegible]節[illegible]相[illegible]其類也而渙節
之[illegible]又[illegible]其[illegible]相[illegible]下故自[illegible]而
渙節[illegible]之矣[illegible]之則古人不以為終
亂[illegible]曰[illegible]四[illegible]也猶之震艮[illegible]為

彊梁陰爲冂後口孤睽遂改命乎。曰頤不
改命。雖則近於頤、命矣。用卦之離。晉人逢
之體卦之巽。宋人逢之。與其真離。不如震
艮之爲中夏也。序卦傳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
入也。人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是何義也。雜卦傳曰。兌見而巽伏也。凡易
之卦一見一伏。屯亦見也。蒙亦伏也。故豐
見而旅伏。旅无所容。明離巽亦窮矣。聖人
之言也以家、天地之言則初本有家也。猶
日月之交限値貴耳。紹聖之二年乙亥。是
大於頭。明年廢孟后。竄諸賢。追奪元祐
諸宰執官。元符元年章蔡請追廢宣仁。明
年。立劉賢妃。又明年哲宗崩。徽宗立。韓忠
彥爲政。追復廢后及削奪諸臣。明年罷韓
忠彥。復籍諸黨人。立碑端禮門。明年復命
州縣立黨人碑。又四年。以星出毀黨碑。黜
蔡京。又明年復相蔡京。又四年辛卯。童貫
以遼人馬植來議伐遼。又四年。以童貫領
六路邊事。於是金人已取遼黃龍府矣。而
上方居林靈素之齋宮。重元戊戌。復遣馬
政如海約攻遼。又三年。金人來議攻遼歲
幣。夫豈所謂惡重巽。而喜田獲者乎。何用
壯之驛也。不攻遼。歲幣與遼。得鄰好。攻遼
歲幣與金。失輔車。經營三年。而言者。只一
末昭可歎也。乙巳之歲。巽兌中交。金始滅
遼。封童貫爲廣陽郡王。宦者封王。童貫與
張輔國兩人而已。金將入太原。童貫逃歸。
郭藥師叛降燕。燕山州郡皆陷。上乃傳位
太子。決意東奔。丙午金師圍都城。輸金幣
割三鎮。金師暫去。而內戒弛嚴。能西南勤
王之師。冬十一月。金師再至。都城遂陷。上
至金營。議割兩河。冀黏沒喝以修楚莊釋
鄭之事。而金人已悉劉曜取晉之實。方劉
曜時。五口併起。勢不南轅。金人既無內顧
之虞。又用破遼之銳。安能賓宋以自朝食

然猶立張邦昌劉豫。用契丹之舊。以紓緩
中原。及至踵事增華。生巧出熟。則口口契
丹之智。俱爲敝屣矣。當兀朮乘飛𦨶追高
宗出明州時。豈亦謂天限南北。不能
陵波哉。李綱守兩河之策不用。而軍潰太
原。种師道擊惰歸之計不酬。而隆德始陷
宗澤張所傳亮之儔廢。而中原解體。雖竄
吳李於遐方。追章蔡之故爵。弛黨禁。修廢
官。亦何益於殿最乎。金師既陷天長。上奔
臨安。汪黃始求自免。汪黃之於苗劉同亂
耳。隆祐之變。朱勝非權請太后垂簾。三甲
三庚。庶亦有焉。過此則皆牀下之事也。建
炎不誅汪黃。似亦以建飛遜之策。李綱終
不見錄。似亦謂守櫻城之謀。然如建炎牀
下遺姿。資斧不治。治泛明州。中忠猶漾。豈
能據襄鄂之都。疏蜀漢之路。以求武人收
其初終乎。張浚敗績於秦州。秦檜縱還於
建炎。雖有韓岳劉吳。无所命之。以游酢胡
安國之賢。而循猊𤟹名。爲秦檜所賣。可歎
也。趙鼎襲寇準之智。勸上親征。雖未破敵
亦且吐氣。既而和議終成。諸將班師。又割
唐鄧商秦之地。以求梓宫韋后。及鄭邢二
后之喪。說者逆漢高杯羹之言。遵竊負欣
然之說。以爲此舉未過。然有句踐之志則
可。无句踐之志則儒也。且父兄出子。何所
異觀。而適問不求。卒擯異域。牀下史巫。難
爲吉矣。乙亥弱兌終變。秦檜封王。死不越
日。又七年。辛巳。金亮大舉入寇。陳康伯遵
趙鼎之義。再勸親征。金亮亦斃於瓜州。金
主雍立。孝宗亦以癸未受禪。天下聿新。不
以此時探求遺賢。奬拔來彥。如虞允文辛
次膺之倫。猗角先後。而使屢敗之張浚。驅
李邵二紫。潰於符離。爲湯思退史浩所笑
豈不傷哉。无所容而後入。入而後說之。是
之謂
也。

䷺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正曰。渙者。文事所繇興也。風行於水。其源大者其瀾遠。其流近者其瀾淺。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詩曰。鬷格無言。時靡有爭。風行水上。其聲容靜而感被遠。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是君子之所樂與也。故君子觀愛於廟。觀敬於廟。觀人心之聚散。陰陽之交會。鬼神之趨舍。則必於廟也。夫精誠之相遇。以爲禮樂。交動甚微。而文義備至。非聖人其孰與知之乎。故渙者。亨帝立廟之象也。入廟知敬。臨刑知哀。精誠所通。若尊若親。其究也以折獄致刑。

初六　渙之中孚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正曰。渙。誠也。中孚。信也。誠以信。所爲順也。風水相遇。斂於奔馬。舟楫之用。而波濤之

易象正　卷十

試夫苟誠信不載於中則其任力薄而委物也甚易矣故水動於下木乘於上七世之澤百世所託詩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烝徒之楫同舟之信也六師之邁合體之義也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也夫以朽索馭六馬其不敗覆者少矣君子施敬於民施忠於民因民之力集民之事選賢而用之以時飭其政令夫八虞二虢之載文王亦豈僅六師之力乎

九二　渙之觀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渙奔其杌悔亡

象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正曰馬非舟也而壯於舟杌非車也而奔於市精誠所動而衆力附之涉川觀廟則同用此義也君子之濟民不一道用民不一術而要於擇賢善任棄柔而取剛舍敗而趨良其致一也夫杌无千里之御百里之轡而要於馳驟康道舉重速至亦豈散才而能之乎君陳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一修良者用則百修良者至一修良者黜則百修良者欲退矣不薦而孚以假有廟則亦猶此也

六三　渙之巽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正曰。水之與木。同體也。水與木。不同體。則愛惡生。而攻取見矣。風亦與木同體。何也。曰。木者。水之魄。風者。木之魂也。然則巽木也。而即爲風。坎水也。而不得爲木。何也。曰。魂魄之交。或離或合。木生于水。而載于水。長于風。而揚于風。魄有形。而魂无形。无形者易合。有形者易離。故渙之爲巽。水之爲風。猶魄之爲魂。而魂之合體也。木載於水。而行以風。天子載於百姓。而行以良臣。夫良臣之載於天子。亦猶天子之載於百姓也。一以爲魄。一以爲魂。无它。一身而已。說命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夫猶之一身也。水渙而風行焉。風渙而木行焉。渙躬无悔。是之謂也。

六四　渙之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正曰。夫作事而能謀。謀而能積。積而能散。非有濟險之才。而能之乎。渙者。精神之治也。君子將動。謀及乃身。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國人。故有謀而集之。有集而散之。稽於聖賢。質於鬼神。散其有思慮。而得其不思慮者。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成之者。王也。正之者。匪王也。龜正而王成之。則皆匪夷也。故曰。有涯

之智不足謀也有形之積不足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渙羣有丘或以大散或以大聚或以衆濟或不以衆濟履險出夷夫非神明而能之乎然則是利涉也而曰不利涉利涉不涉而曰匪夷所思何也曰是勳勞勝氣之所不動也鄢陵之戰晉師濟河聞楚師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諸帥不可文子曰惟聖人能外內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姑釋楚以爲外懼乎文子之思則所謂匪夷也利涉而不涉則文子有焉然則訟之渙不利涉者也而曰利涉不利涉而涉文曰渝安貞吉何也曰是鬨訟競訟之所發止也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欲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議政善否善則行之否則改之是吾師也防怨猶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子產之小決則所謂渝之安貞也不利涉而涉則子產有焉然則頤之益利涉大川而曰不可涉大川曰涉大川者利也不可涉大川者義也何也衛獻公之再入也甯喜專政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吾與之盟矣公孫免餘私殺之文失石惡公子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君失其信而國无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勤止之不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遂終身不仕公孫免餘之殺甯喜以爲利涉也而子鮮不可故免餘之爲利不如子鮮之爲義也然而子鮮則猶之涉險也均之失賊而又慭其國人故公子鮮之猶不如公子札之正也然則遽瑗之匪夷不過於子札歟曰遽瑗之不涉不可涉而不涉者也子札之不涉利涉而不涉者也然則不利涉而涉者之獨子產乎曰其人在晏子之立於崔

氏之門。塡端委於虎門之外也。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范文子是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子産晏子是也。江之永矣、不可泳思。漢之廣矣、不可方思。公子札子鮮是也。

九五渙之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正曰。渙則无所求也。蒙則有所求也。渙而被之。蒙而止之。水行於風。而止於山。瀆則不告。則猶之无所求也。故憧憧爾思。發言盈庭。則猶之衆人也。渙汗大號。大人之事也。夫當修文之時。禮樂繁興。聞睹不給。而能散其居積。以渙號於天下。非有道而能如此乎。故爲畢賢而有其學問。爲大人而有其智慮。爲天下而有其居積。庸衆人之事。非若子之所樂與也。詩曰。彼有不獲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優之游之。使自求之。則是渙而蒙之謂也。

上九渙之坎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正曰。渙之坎。上動而勞。霖雨已盈。舟檝將窮。然未見也。君子觀動而知險。覩險而知潦。逖出遠害。雖有見血。亦何咎乎。然則見血何也。動而勞。君子之所憂也。君子以民濺身。以水載舟。其道之。則吾衛也。其不道之。則吾血也。然則小畜之乾。亦稱血去何也。小畜之血。疑也。疑慮勿存。密爾乃行。渙坎之血。何也。勞民勿窮。精必乃通。然則是不為弱動歟。曰弱動而乾。君子之所樂也。弱動而坎。不得其位。憂不在民。必在於君。君子逖出。免咎而已。武王曰。南望三塗。北望五嶽。顧遠天室。周公曰。遏佚前人光在家弗知。夫猶是濟渙之時也。而寧有逖出之心乎。夫亦其位與身而已矣。

䷻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若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正曰。夫變易之道。至於節而止矣。節不可易者也。渙而受之以節。若水之並於澤也。風行於水。而天下稱文。水量於澤。而天下歸質焉。渙之必歸於節。猶文之必歸於質也。天道之有數度。地道之有藪澤。人道之有德行。禮樂繇此起。文章由此作。政事繇此飭。故不知澤上有水之義者。則不知汚隆升降源流盛衰之故。以滿則溢。以困則

潤溢而无當於文困而无當於質是君子所不取也然則不可貞之吉獨爲困發歟曰爲困發也而履謙損益可貞之義亦於此見焉故不在九德而備九德之義者節是也天下之可節者莫若刑其究也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初九　節之坎

節亨苦節不可貞。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正曰守節而遇坎已知之矣坎者節之所宜有也坎之在節猶在戶庭之內也闔闢不去娶而行朝守不歷位而言君子有位則守官无位則守道陋巷啜蔬援琴而歌之詩曰縞衣茹藘聊可與娛不出戶庭何咎之有。

九二　節之屯　正變象

節亨苦節不可貞。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正曰節之屯是苦節也屯難始生內變將作梁翟之間猶可以免其世子曰仁不惡君卹不重困勇不逃死吾伏以俟命然則世子之出新城未足爲節乎曰是在門庭

之內也。曰。然則越境乃免。遂足爲智乎。曰古者紳弁相見。而執羔雁。夫有所取之也。公子大夫。自相寓越。以免罪辟。非古之義也。然則出於門庭。聖人有取者。何也。曰其公子札乎。公子札從父之命。則惡其亂虖。從國之請。則惡其亂政。禍作而不避。則不違於命。故聘於魯歷於齊晉。禍平而後反。宗祏有主。則是吾君也。故爲公子。不大臣節。獲節之心。于出門庭者。其惟公子札乎。

六三 節之需

節亨。苦節不可貞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正曰。需樂也。節憂也。樂非以節憂。而曰不節若。則嗟若。何也。數度德行。君子所自制議也。君子貧不言苦。恭不言勞。遲不言久。久不言滯。獨行不言清。衆行不言馴。故樂非以節憂。憂亦非以節樂也。然得其節則苦而反甘。不得其節。則樂而反嗟。以節節樂。何咎之有。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憂之未爲免嗟。賀之未爲得節也。然而可以免矣。故曰无咎。

六四 節之兌

節亨。苦節不可貞。

兌亨。利貞。

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正曰。節而説。承上而安。柔以履高。閒諫不折。守禮而和。故臣有麗澤之益。而君无迫上之禍也。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不謁而歸。文子就請之。張老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文子歸。遽令勿礱。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見之。其斲者。仁人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夫趙文子。則庶乎安節矣。嚮微張老。則不節之嗟。文子受之。故張老可謂知節而麗澤者矣。

九五 節之臨 變正象

節亨。苦節不可貞。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正曰。知凶而不避。可謂甘節矣。節之有凶。大人而知之。甘吉有尚。大人未之知也。故節備四德者。兩焉。屯臨是也。屯之六二。以爲苦節。臨之六三。以爲甘臨。二者爻象所取衷也。節取臨之説。以爲居其位。去屯之苦以劑其德。故節者甘苦之所繇調也。君子仁不廢義。智不害信。富辰之沒于翟。先軫之隕于箕。或以死。韓獻子之違兵。叔孫穆子之養豎。或得以生。故生不擇甘。死不蹈苦。亦曰當位而已。當位者。君子之所貴

也。

上六節之中孚

節亨。苦節不可貞。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正曰。節而中孚。謂之苦節。何也。君子之爲節也。不求信乎人。求信乎己。不求信乎己。求信乎理。夫信理則可以无悔矣。伯夷叔齊泰伯仲雍。公子臧。公子將。皆是也。夫是六公子者。信乎理。則亦信乎人已矣。然且謂大人者。不求信人。不求信己。何也。曰道可以該節。節不可以該道。六公子者。已進乎道也。抱石隕淵。辟兄讓國。則是豚魚之信君子有所不爲也。

變易之卦。至渙節將盡矣。渙節三陽。則亦南政也。初終之究。至於中孚。故復揆之以中孚。自咸恒而來。於是五際。一千二百七十七歲。與體卦積差。二百五十二。而復及於差始。凡三體三用。分星該日之數。至於五際。而約略更端。故舉咸恒以至渙節。而乘除之候。槩可見也。

序卦傳曰。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孝宗隆興二年。甲申。方唱復讎之說。冀望和議不成。而楚州一敗。暮氣遂生。魏杞得正敵國而還。舉朝亦輟陵寢之請。悠忽歲月。朋黨之訶發於上。道學之禁申於下。陳賈林栗。踵楊畏李定之故習以排擊正人。王張邪說。幸而□□不使。縉紳偷日。三

十年間。荷立南國。渙節中交。光宗嬰疾。不過重華宮。甲寅壽皇崩。上不執喪。以孝宗之孝。執喪三年。不能得其子一日之養。禮樂崩壞。於是盡矣。留正行遯。汝愚投艱。道揚之日。差有可觀。而韓侂胄。又執國命。罷朱熹。逐汝愚。胡紘王沆。又申爲學奸黨之禁。及侂胄意衰。稍弛學禁。而伐金敗盟之釁又作矣。北伐喪師。乃以侂胄師旦首畀金人。亦古今之所經創。嗚呼。邊圉有事。則□□肆其豺狼。□□无事。則奸回肆其蠹賊。壞屋飄搖。其風无方。韓侂胄死。史彌遠又出。史彌遠死。賈似道又出。金人朝亡。而元師夕出。金元循已勝之轍。而趙宋膠屢覆之舟。夫非其身之太易。則其守之良難。積功薄於前。則敗闕重於後也乎。故曰渙散也。離也。節止也。陰陽發疹。見於中交。寧宗丁巳。距甲申渙限。三十四年。胡紘上書言僞學猖獗。圖爲不軌。令於試勘。自取家狀。其先元年乙卯。以汝愚之黨斥徐誼楊簡。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皆爲漢唐亡國之舊方。而當國者。餌之如飴。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是之謂也。

易象正卷之十　終

昌平坂學問所

内閣文庫

天保辛卯